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5n1507

分別功德論

失譯附後漢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07
分別功德論卷第一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建初偈所說曰迦葉思惟正法本者，謂思惟經法言教甚多。何以知之？迦葉即以比較明其多少。較法從十驢始，云十驢力不如一凡駱駝力，十凡駱駝力不如一凡象力，十凡象不如一細腳象力，十細腳象不如一盜食象力，十盜食象不如一蓮華象力，十蓮華象不如一青蓮華象力，十青蓮華象不如一紅蓮華象力，十紅蓮華象不如一白蓮華象力，十白蓮華象不如一雪山象力，十雪山象不如一香象力。從驢至香象為一分，如是八萬四千香象，以較皮表裏，書經滿如是數香象比載。阿難所聞所知事，粗可都較知大數；欲一一演其文字者，畢壽不能暢也。

思惟經法甚為浩大，云何當使流布天下，千載眾生得蒙法澤耶？深思至理，誰能撰法？唯有阿難乃能集耳。迦葉即時鳴揵槌集眾。于時尋有八萬四千諸羅漢等承命來集，此等無漏皆是俱解脫人。所以召此諸賢聖者，以其盡能入滅盡定故也。諸有入滅盡定者，能使眾生現世得福、濟其苦厄。大千世界諸無著等其數難算，除諸三道，各各一倍。今但錄利根俱解脫，能以滅盡定度脫眾生，是故稱為福田。何以明之？昔日天帝釋福盡命終，時五瑞應至，心即恐懼欲求救護。正欲至佛所求救，念佛恩寬緩，懼不解命急。念舍利弗、目連等，亦恐不能濟命。唯有大迦葉，以滅盡定力尋濟危急，即往迦葉所。時迦葉適欲至貧家福度。諦念正欲現天身，懼恐不受我施。便於中路現作草屋，羸病在中。迦葉從乞，病人即申手施食。迦葉以鉢受之，變成甘露。還現天身於虛空中。迦葉曰：「何以妄語誑我耶？」天答曰：「不妄語，我至誠施。我是天帝，五瑞至命欲終，故來求願。願濟我命。」迦葉即默然可之。天至佛所聽法，須臾便睡，睡即覺。佛語天帝：「汝向已死。今已還活，不復命終。」還復本身。此即是迦葉滅盡定力之所感也。迦葉所以用滅盡定力最勝者，以迦葉本是辟支佛故也。夫辟支佛法，不說法教化，專以神足感動三昧變現。大迦葉雖復羅漢取證，本識猶存。向所錄八萬四千眾，德能所感功齊迦葉。

難曰：迦葉以本是辟支佛，故稱其勝。此等羅漢復是辟支佛耶？答曰：雖非辟支佛，遍習滅盡定，其力是同。以是故言，迦葉、眾僧，眾生福田也。

偈云盡得羅漢心解脫者，俱解脫也。

偈云已脫縛著處福田者，謂迦葉所集八萬四千眾皆得俱解脫，以滅盡定能使眾生現世脫苦、後獲涅槃，故曰處福田也。
偈云集四部者，略也。理應四部，表更有八部。人、天：剎帝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沙門；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魔王、梵王，是為八部。凡有十二部，言四部者，粗舉其要耳。
諸法甚深者，謂十二因緣也。佛為阿難說十二因緣甚深微妙。阿難云：「此之因緣有何深妙耶？」佛語阿難：「勿言不深妙。汝乃前世時亦言不深。昔有阿須輪王，身長八千由旬，上下脣相去千由旬。王有小兒。常愛此兒，抱在膝上。海深三百三十六萬里，阿須輪立中正齊腹臍。兒見父謂海為淺，欲得入水。父語：『不可。海深沒汝。』故欲得入，父即放之，沒於海底，惶怖[口*彊]嘅。父即申手還執出水，語曰：『語汝不可，而汝不信。今者何似？』爾時王者我身是。兒者汝是。昔日不信深，今故不信。汝但思無明緣行尚不能了，況了三十七品乎？」
如來所說四不可思議。何謂四？眾生不可思議、世界不可思議、龍不可思議、佛不可思議。所以世界不可思議，昔滿願子與梵志共論。梵志自云：「我曾至池水上思惟，見有四種兵眾來入蓮華孔中。即自驚怪，不知我眼華、為實有是？向人說之，人皆不信。遂至佛所云所見如是。佛語：『此是實事，非為虛妄。阿須輪興四種兵與諸天鬪，阿須輪不如，退入此蓮華孔中自隱。』」此非思度所及，故曰世界不可思議。世界或云梵天所造、或云六天所造。梵志又云：「梵天誰造？」或云梵天有父、或云自造。言有父者，父即蓮華也。有云蓮華者何從出？曰憂陀延齊中出也。憂陀延從何出？曰從散嵯王出。又曰散嵯王出何姓？曰剎帝利種也。又曰梵天是婆羅門種，今言由剎帝利出？是何言歟？又曰劫燒時粗可得別。何以言之？曰劫燒時從地際已上，至十五天，蕩然焦盡。如似可知。然復有十六已上三十三天在，此間雖燒，他世界在。以此言之，復不可知。是為世界不可思議。
何謂眾生不可思議？或云劫燒後，水補火處，隨嵐吹造宮殿訖，下有地肥。光音天上諸天輩，遊戲至地，漸嘗地肥，遂便身重不能復還。食多化為女。轉減至薄餅、粳米，失神足光明，還復為人。善行生天、惡行三塗，流轉五道無有常准。正使欲窮盡一人根本所由，尚不能知，況復一切眾生而可思度也。是為眾生不可思議也。
何謂龍不可思議？凡興雲致雨者皆由於龍雨之，從龍眼耳鼻口出。為從身出耶？為從心出乎？依須彌山止有五種天亦能降雨。何以別龍雨、天雨？天雨者，細霧下者是；麁下是龍雨。何謂五種天？第一曲腳天、第二頂上天、第三放逸天、第四饒力天、第五四天王。阿須輪興兵上天鬪時，先與曲腳天鬪。得勝，然後次至頂上，次至

放逸及與四天王乃至三十三天。下四天欲鬪時，以雨却敵，更無兵仗。有二種雨：有歡喜雨、有瞋恚雨。和調降雨是歡喜也，雷雹霹靂是瞋恚也。阿須輪亦降雨，天亦下雨，龍亦降雨。各各致雨，理不可定。故曰龍雨不可思議。

佛不可思議者，昔時佛在靜室，諸梵天如恒邊沙來至佛所，欲知佛在何三昧，而不能知在何定中三昧。如是神足變現祕密之事，二乘所不能思議，豈況復凡庶。

阿難推先迦葉云：「耆年堪任為眾演法。所以然者，尊長舊學多識世尊所委，為將來眾生故，欲使正法久存於世，是以如來半坐相命。仁尊既是眾僧上座，又復智慧包博，唯垂慈愍時宣法寶。」外國師云：迦葉所以不說法者，於四辯中無有辭辯。又云：本是辟支佛，但以神足現化，初不演法。迦葉答讓，自云朽邁、情闇多忘。答曰：四諦真法豈可衰亡耶？喻如金剛不可虧損，生死四大乃有增減耳。薩婆多家又云：九種羅漢有退轉者，以幾事退？有四事：年在衰邁、疾病苦逼、好遠行遊、服藥不順。以此四事乃有誤忘耳。真諦妙慧豈可忘乎？迦葉勸阿難曰：「汝今年在盛時，加復有聞智等智，總持強記。佛每說經常囑累汝。以是故汝當宣布經法。」何以知阿難有等智？昔舍衛城東有尼拘類大樹，蔭五百乘車。城中有梵志，明於算術，於九十五種中最為第一。在此樹下與阿難相遇，謂阿難曰：「人云：『瞿曇弟子智慧第一。頗有此不？』」答曰：「所知少耳。」曰：「少欲問一事。此樹莖節枝葉凡有幾枚？」阿難舉頭視樹，便答之曰：「此樹莖節枝葉各有若干。」即便捨去。梵志在後思惟：「此沙門必不知數，其於見答乃爾。今當試之。」即處處取葉六十枚，藏之土中。阿難乞食還，復問曰：「我向忘數，更與我說。」阿難舉頭視之再遍，答曰：「此樹葉何以少耶？」又曰：「少幾枚？」答曰：「少六十枚。」梵志即叉手謝曰：「未曾有也。」又問曰：「君是羅漢耶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」「是阿那含、斯陀含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「是須陀洹耶？」曰：「何以問耶？」又曰：「有師耶？」答曰：「有。真淨王子出家得佛，即是我師。」心念曰：「此假師智，非己所知。」即隨至佛所，求為沙門，即得羅漢。以是知阿難有等智。

阿難所以推先迦葉者，既是上座又是所尊。昔五百世常為其父，宿識尊仰憑仗情深也。迦葉所以慇懃於阿難者，以其曩積厚緣遺恩末嗣，加復聞等智強記於眾為上。屬集遺典八萬莫先。二人相須，猶盲跛相賴也。互相為利。若二人卒遇千斤段金，正欲相并，力所不勝；正欲分割，不可加功。於是共議并勢持歸，遂得大用。可謂俱智，迦葉、阿難其喻如是。二人齊契，法寶長存。

時阿難說經無量，誰能備具為一聚？(經無量者，十二部經浩漫甚多，適時而說不論次緒，或說一事也)乃云十事。或說十事乃論二事，或說三事乃說十一事，上下不次不得為一聚。或有說者，如來說法，或說教誡、或說斷結、或說生天人中。以是言之，復不得為一聚。阿難思惟，一便從一、二從二、三四五六乃至十，各令事類相著。或有說者理不可爾，按如佛語不可次比也。阿難復思惟：「經法浩大，當分作三聚。」阿難獨生此念，首陀會天密告阿難曰：「正當作三分耳。」即如天所告，判作三分：一分契經；二分毘尼；三分阿毘曇。契經者佛所說法。或為諸天帝王、或為外道異學，隨事分別，各得開解也。契者，猶線，連屬議理使成行法，故曰契也。毘尼者，禁律也。為二部僧說撿惡斂非，或二百五十、或五百事，引法防姦。猶王者祕藏，非外官所司，故曰內藏也。此戒律藏者亦如是，非沙彌、清信士女所可聞見，故曰律藏也。阿毘曇者，大法也。所以言大者，四諦大慧諸法牙旗，斷諸邪見無明洪癡，故曰大法也。亦名無比法。八智十慧無漏正見，越三界閡無與等者，故曰無比法也。迦旃延子撰集眾經，抄撮要慧呈佛印可，故名大法藏也。

阿難復思惟：「此三藏義與三脫相應。何者？契經妙慧理與空合，毘尼制惡玄齊無相，大法正見迹同無願。」故曰三藏三脫冥迹玄會。阿難復思惟：「契經大本，義分四段。何者？文義混雜，宜當以事理相從、大小相次。第一增一，次名曰中，第三名長，第四名曰雜。以一為本，次至十，一二三隨事增上，故曰增一。中者，不大不小不長不短，事處中適，故曰中也。長者，說久遠事歷劫不絕本末源由，事經七佛、聖王七寶，故曰長也。雜者，諸經斷結，難誦難憶，事多雜碎憙令人忘，故曰雜也。」

阿難撰三藏訖，錄十經為一偈。所以爾者，為將來誦習者懼其忘誤，見名憶本思惟自寤，故以十經為一偈也。

所謂雜藏者，非一人說，或佛所說、或弟子說、或諸天讚誦，或說宿緣三阿僧祇菩薩所生，文義非一多於三藏，故曰雜藏也。佛在世時，阿闍世王問佛菩薩行事。如來具為說法。設王問佛：「何謂為法？」答：「法即菩薩藏也。諸方等正經，皆是菩薩藏中事。」先佛在時已名大士藏。阿難所撰者，即今四藏是也。合而言之，為五藏也。

或有一法義，亦深難持難誦不可憶(一法者即空法也，無形無像不可護持)，寂無聲響、無心無念泊然無想，最第一空，義無二故。無容可測，故曰難持；無言可詶，故曰難誦；無意可思，故言叵憶也。所謂深義，其事如此。又復一法者，眾數之本。一者數之始，十者數之終。終於十，復從一起。正至千萬，常始於一。如是諸一不可窮

盡。諸經之中，或一義一法一行一事各各相從，不失其緒也，故曰一一相從不失緒也。
二法就二者，或云善惡、或云止觀、或云名色。止者虛也，觀者實也。止者三昧定，泊然滅想冥爾亡懷，故曰虛也。觀所以言實，以其分別有行，是非好惡識別明了意不惑亂，故曰實也。
三法就三，三者布施也、功德也、思惟也。此三行世俗生天法，三脫門行至涅槃法也。諸有三法，三行、三福、三分法身，三三相從，喻如連珠也。四法就四，五亦然。五法次六，六次七，八法義廣，九次第十。法從十至十一，如是諸數皆同二三事類相從。
阿難即時昇于座。座者，師子座也。經所以喻師子座者，師子獸中之王，常居高地不處卑下，故喻高座也。又取其無畏，阿難無量博聞，於聲聞中獨步無畏，故曰無畏座也(阿難昇高座如此也)。彌勒稱善快哉說。(彌勒所以下者，懼阿難合菩薩法在三藏，大小不別也)鍮金同貫。是以慇懃，勸請分部。昔大天聖王具四梵堂，展轉相紹，乃至八萬四千王皆有梵堂。唯大天一人是大士，其餘皆是小節。以是言之，大乘難辯多趣聲聞。彌勒亦知阿難部分三藏，然猶懼後學專習空法斷結取證，是以顯揚大乘，分為別藏。故說六度諸行，大士目要也。
云施有二種：有信施、有恐怖施。立根得忍，則曰信施。威力逼迫不由本心，則名恐怖施。信則成度，畏則求福，道俗之殊不待言而自別也。其人云：頭目施者，七住已上；財物施者，六住已下。從此退者，不墮生死，要至涅槃耳。何以明之？大品本無說，中云六十菩薩得羅漢道，此其事。
戒如金剛者，大乘戒也。戒如坏瓶者，小乘戒。何者？金剛者不可沮壞。昔者菩薩比丘端正無比，出行乞食，路遇一端正女人。女視菩薩便起欲意，願為夫婦。覆自思惟：「此同叵得。但共坐者，我便發無上意。」菩薩知女心，便前共坐。有頃便前牽之，比丘默然不答。復重近之，如故寂然。比丘即與說空法：「眼本從何來？去至何所？欲言從父母來耶？未會之時亦無此眼。至後壞時，復到何所？以是言之，眼無所有。五情亦然。」豁然解空，得須陀洹。應與說有乃更說空，菩薩法當入有而說空，是以不全本意。阿難時見此比丘與女坐，犯比丘儀。即還白佛：「向見比丘與女人共坐。」佛以先知便默然。比丘知阿難白世尊，曰：「念我正不往，恐誹謗者墮罪。」正欲現變，佛所不許，直飛至佛所。佛語阿難：「向所見犯律比丘者，今此飛來比丘是。汝頗見犯欲人能飛不也？此比丘向者與女人共坐，時以女人心念：『是比丘與我共坐者，我當發無上意。』此比丘知女人意，便與共坐。即與說空法，分別眼空，五情亦爾。女即恐畏，便得道迹。以其恐懼心生，畏生死故得小乘。

若此比丘向者與說有行者，還成本心。」以此事知，是菩薩未成不退，於觀人心未盡善也，所謂金剛戒也。
所謂忍度者，見罵見毀默受不報。菩薩行忍，常以慈等等於彼我。彼我既齊，怨親不二。故經曰：「小乘之慈慈猶肌膚，大士之慈徹於骨髓。」何以明之？若人割截菩薩手足，變成為乳者，即是慈證也。羼提比丘便是其事也。喻若母人生子，便有乳出。此慈念所感，自然變成也。大士如是入慈三昧，故能感乳也。行慈之至，雖執弓矢，眾生反來附己。慈之不徹，雖不執杖，見皆捨走。以是證故，大小之殊有自來矣。
作善惡行者，謂精進作諸善功德。惡行者，猶昔火鬘童子誹迦葉佛言：「禿頭沙門何有道？道難得，能得道也？」由是後受六年勤苦方乃得道。遺法之中，諸比丘常諍，此猶口不可言而言報也。六年苦行者，不可行而行報也。是為菩薩身口惡行也。
禪定入寂，泊然不動。
智慧知塵數及江河沙數，億載不可計，慧明所了不可窮盡。
此六度無極事盡在菩薩藏，不應與三藏合。阿難欲使大小殊因緣，彼不相知。其理自空，難可明了。大士疑空者，不取證故，云狐疑也。◎
分別功德論卷第一

分別功德論卷第二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◎彌勒稱善者，以其集此六度大法為一分，此即菩薩藏也。斷結者，斷諸望見結使也。成道果，大乘薩云然事也。阿難但云聞不云見者，豈可不見如來說法也？所以言見為非者，為將來四部故，不得言見也。設言見者，後四部眾復承阿難言見者則為虛妄也。以是故但稱聞不言見耳。

初說法度阿若拘隣等五人，摩竭國降三迦葉。釋翅即迦毘羅衛。若不得說經處，但稱在舍衛者，以佛在舍衛經二十五年比，在諸國最久。所以久者，以其國最妙多諸珍奇，人民熾盛最有義理，祇樹精舍有異神驗。當眾僧在講集時，諸獼猴有數千來，在左右觀聽寂寞無聲，及諸飛鳥普皆來集。眾僧正罷各還所止，揵搥適鳴已復來集。此由國多仁慈故，異類影附。佛或能暫行受請、或能神力適化尋還本所，是以但稱舍衛足知其要也。

所以別稱祇洹、孤獨二人名者，此二人先亡今在天上，亦集諸天說法教化。時心念言：「我等本是眾僧檀越，初不復稱我等名字耶？」欲適彼所念故，復別稱二人名耳。云當修一法者，亦非次第說。若按初成說法，當從波羅奈鹿野苑說四諦為始，次至摩竭降三迦葉。因稱其精舍主名，便云當修一法者，以其一法之與四法其理味不異故也。一法亦斷結、四法亦斷結，俱至涅槃，殊途同歸耳。都結二十一，演為三十六。數雖盈縮，俱為是結。凡事有百一舒，復為八萬四千，是以一法之與千萬，同是至道之徑耳。猶師子殺象之殺兔同是一死耳。以其理趣不異故，便從一法始。無放逸者，一法之宗也。或問曰：戒應在前，先當持戒然後念三尊。或曰：此為新學者，先念三尊，即三自歸，運意在佛法眾以次受戒。以是言之，戒應第四息念後解。

云閑靜身苦念者，謂觀身三十六物不淨惡露，以自覺悟，可以成道。何以明之？昔有比丘作阿練若行乞食，逢一長者女從乞食。比丘女人俱端正，女見比丘便起欲想，比丘見女亦起欲意，意動手掉，投飯於鉢錯注於地。女自怪笑。比丘見女齒白，即自覺悟曰：「女人口中純是骨耳。如佛語：『人身中有三百二十骨，有六百節，七十萬脈，九十萬毛孔。一孔入、九孔出，泄漏不淨，無一可貪。』」諦觀女身三十六物，慘然毛豎，專自惟察，即解身空，得須陀洹道。復自念曰：「我因女見法，則是我善知識。今當報恩。」即復為女說向所解觀身法。女即心開，亦得須陀洹道。以是言之，身念為勝也。

死念者，念人福盡命終時見地獄瑞驚恐失糞。若見餓鬼、若見畜生，隨行所墮，見皆恐怖。意欲捨去，反為對所牽。若當生人，緣父母會。若受男胎，愛彼女人；若受女胎，愛彼男子。除其疾難，三事不差，便得入胎。既受，又認以為己有，七日一變巧風刻割，至三十八七乃成其形。若生天上，天樂來迎，不勝喜悅即失小便。此五道瑞各有所見。此之死應行者，已為明戒深惟無常，命速若電若雲過庭，老病死來無不逝喪。常念此變以自覺悟，故曰死念也。前十念，佛自說，未有問者故不解。後十念，比丘問，佛更為演說，一一析解。

尊弟子者，謂五百羅漢各有所便，或智慧第一，或神足、或辯才、或福德、或守戒、或知足、或說法，各據第一。欲論先兄而後弟者，以阿若拘隣最長，以須跋為最小，此佛法階次之大要。若以聰哲博達為元首者，此乃是婆羅門法也。

云千二百五十者，舉其常侍從者。或云五百人者，佛受阿耨達請時，簡五百人可者尋從至龍王宮。何者？此阿耨達泉，非有漏閡形所可周旋也。阿難出經時集八萬四千羅漢，以是言之，數不可計也。此經今正出百人，第一通四部眾，二百二十各第一。其餘者，豈復可計耶！其人云：此經本有百事，阿難囑優多羅。《增一阿鋡》出，經後十二年，阿難便般涅槃。時諸比丘各習坐禪，不復誦習，云佛有三業坐禪第一，遂各廢諷誦。經十二年，優多羅比丘復般涅槃，由是此經失九十事。外國法師徒相傳，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。時所傳者盡十一事而已。自爾相承正有今現文耳。雖然薩婆多家無序及後十一事，經流浪經久，所遺轉多。所以偏囑累此弟子增一者，以其人乃從七佛以來偏綜習《增一阿鋡》，前聖亦皆囑及此經，是以能仁時轉復勤及此比丘。時優多羅弟子名善覺，從師受誦《增一》，正得十一事，優多羅便般涅槃。外國今現三藏者，盡善覺所傳，師徒相授于今不替。所以迦葉每謂阿難為小兒者，故以累世已來父意相加故也。於時阿難妹為比丘尼，聞迦葉語大用嫌恨：「阿難者聰明博達，眾人所瞻望。而尊謂為小兒耶？」迦葉謂比丘尼曰：「大妹！阿難有二事可恥。何所為恨也？正坐阿難勸佛度母人，使佛法減千年，是一也。阿難有六十弟子，近日三十比丘還為白衣。佛教度弟子法，若在家有信來求道者，當試之七日。若外學來求道者，當試之四月。何以不等也？以外道家或以惡心欲求長短，是以先試知為至誠。不然，阿難來便度之，是可恥二。此三十比丘所以還者，聞阿難於九十六種道中等智第一，從阿難求度者欲請等智。然阿難不與說等智，是以不合本心，於是而還。還必誹謗阿難，謂無等智。度弟子喻若魚生子千億萬，若心念者便生，不念者即爛壞。弟子亦如是，若留心教詔者便成就，不留心者即退還。

此豈非可恥耶！」此比丘尼以恚心向迦葉故，即現身入地獄。以阿難有此闕故，迦葉謂為小兒耳。阿難自引往昔為轉輪聖王，名曰長壽。受父大王之遺教，登位治化。將欲出家，復囑太子善觀，委以國政。展轉相授未曾暫替。昔以父子相承，今以師徒相紹。昔尚不失有漏之教，況今當失至真妙法耶。故引自證，明其必堪受遺典也。

於法當念敬者。上偈中已判三藏、四阿鋡。長行中復云，一偈中乃可具三藏諸法，況復增一而不具諸法乎？所以復有此一段偈說者，以諸天子心中生念：「阿難不能作偈說法乎？何以復作此謾說耶？」阿難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語諸天子：「正使八萬四千象所載經皆作偈頌者，我盡能作偈頌。」況復阿難此少法而不能作耶？欲適諸天意故。復以偈頌諸法，勸喻諸天及利根眾生應聞偈得解者。法即上章：諸惡莫作、諸善奉行、自淨其意、是諸佛教法也。言此法能成三乘、斷三惡趣、具諸果實、二世受報。以才有優劣故，設誘進之。頌云：上者持三藏，其次四阿含，或能受律藏，即是如來寶。所以云寶者，喻若王有寶藏不使外人知，唯有內臣與王同心者乃使典掌耳。戒律亦如是，若能持二百五十及與五百事者乃授其人，不可使外部清信士女所可瞻翫，故喻王寶也。設力不及二藏，但持阿毘曇者，便可降伏外道，九十六逕靡不歸宗。何者？此無比妙慧，能決上微滯，使豁爾齊直。雖復五通住劫，未免四駛之所制，是故外學莫敢鬪[門@俞]。阿難唱此十偈之妙勸者，正為此三萬天人也。

昔佛始成道，在波羅奈鹿野苑中，為阿若拘隣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者，佛言：「拘隣！當知苦諦、苦習諦、苦盡諦、苦出要諦。」直說此四諦，拘隣滯有來久，聞說智慧意猶不悟，便為說空：「拘隣！當知四慧所滯，一切皆空亦復無常。喻若幻化，非真非有。」拘隣即解，得見道迹。四人未解，如來復觀心本，二人病在想著更樂，思憶在家五慾自恣，戀著不捨。應病投藥，便說無想三昧：「卿所想者皆歸滅盡，故為馳心放在所樂也？」所想即解，二復得道迹。餘二人心常願生梵天於梵作王，所滯不釋復以為累。如來見心所在，復為說無願：「汝所願求梵天王者，不能出要，皆歸磨滅，無常存者。可捨所求，出要為先。」即復得解，成於道迹。五人所滯各異，所解不同。所謂三轉四諦者，空無相願中皆有四諦。諦即觀也，定則止也。止觀雙行，共治陰、持、入中癡愛病也。

十二者，破十二因緣也。昔佛在世時，為四部說法，或說四諦、或說六度，隨前眾生所應聞者各為敷演，無有常量。或有國王、長者、梵志、居士，或請供養、或來請問。諸可所說者，阿難問曰：「云何名之？當言聞耶？當言見耶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後在將來四部

說法時，當言聞，不得言見。若言見者則為虛妄。何以故？聞已過去，見者現在。如過去七佛正可言聞，不得言見也。汝於將來亦復如是。」故曰聞如是也。
我所以慇懃囑累阿難者，過去諸佛雖有侍者，無如阿難知佛意趣，曩昔已曾供養二十億佛常為侍者不求盡漏，常願得等智知佛意趣。以是故今獲其報，覩目達意不失宜則。
諸佛之中勇猛精進無過釋迦文者，兄弟之中彌勒應在前，今反在後。何者？昔三十劫前，時有三菩薩共在山上遊行。時見有餓虎欲食其子。一人念曰：「此虎既為畜生，復食其子，死有痛苦，母復不慈。我今身者，四大合成會當歸死，便當以身救彼子命。」二人不肯，方欲詣市買肉用代子命。一人思惟曰：「若此往返，子命不全。且當投身於山下，濟其子命耳。」即從山上投身來下，趣彼虎口。身則安隱，虎不敢食。所以爾者，夫入慈三昧者，物莫能害也。故以竹自刺，使虎得食。由是勇猛，即超九劫，今在彌勒前。以是言之，道無前後，意決為先。是故我今成佛，故以遺典委付阿難。汝於當來稱聞如是。
何以復言一時也。為是日月數？為是人名耶？答：亦是時節數，亦是在人名。或曰復有二名，或剎帝利、或婆羅門。復有二名，或長者種、或居士種。或在天上、或在人間。如是諸或，非是一處，故曰一時也。
婆伽婆者，世尊之稱也。結使都盡，無能過者，故稱為尊。三界諸天皆來師仰，八部鬼神亦所宗敬，故稱世尊。能降伏魔，即復是尊。如是所稱不可計量，故號世尊也。
祇樹給孤獨園。祇陀太子者，波斯匿王之嫡子也。有園田八十頃，地平木茂，多諸禽獸日來相集。祇心存佛，常欲上佛作精舍。未周之頃，須達長者復來請買。祇少與長者親善，每喜調戲，戲言許可。須達得決，意甚欣悅，顧謂侍者：「速嚴駕象載金布地。」即負金出隨集布地，須臾滿四十頃。祇曰：「止止。我戲言相可，不須復布。」須達即與太子共至王所，啟白此意。王曰：「法無二言。許決已定，理無容悔。」祇曰：「吾取樹分，卿便取地。」二人會可共立精舍，有七十二講堂、千二百五十房舍。其中平正果木豐茂，流泉浴池寒溫調適，四望清顯冬夏不改。嚴治都訖共請世尊，世尊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遊止其中，檀越供養四事無乏。阿難邠坻，以是國臣故高讓在先，是故諸經每稱祇為首。以功德相連故名，亦不得相離故，常合以為稱耳。
佛告諸比丘者。何以不告清信士女，但告比丘者，於四部眾比丘為元首；又復是破惡之主，以無漏法斷諸有漏，以是故先告。比丘亦名沙門。沙門者，心得休息，息移有欲寂然無著。亦名除饉，世人

飢饉於色欲，比丘者除此愛饉之飢想。世尊說法，比丘能受，斷除生死至涅槃門，是故告比丘耳。
當修行一法者，謂念佛也。念佛何等事？佛身金剛無有諸漏，若行時足離地四寸，千輻相文跡現於地。足下諸蟲蟻七日安隱，若其命終者皆得生天上。昔有一惡比丘，本是外道，欲假服誹謗。逐如來行，多殺飛蟲著佛跡處，言蹈蟲殺也。然蟲雖死，遇佛跡處尋還得活。若入城邑足蹈門閾，天地大動，百種音樂不鼓自鳴，諸聾盲瘖瘂癰殘百疾自然除愈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其有覩者隨行得度。功德所濟不可稱計，慧明所照豈可訾哉。佛者諸法之主，總會萬行以載運為先。所謂念佛，其義如此。
念法云何？法者謂無漏法、無欲法、道法、無為法也；從欲至無欲也。佛者諸法之主，法者結使之主。或問曰，法為在先？佛為在先？答：法在先。何以知之？經曰？法出諸佛、法生佛道。以是言之，法為在先。又曰：若然者，何以不先念法，而先念佛耶？答曰：法雖微妙，無能知者。猶若地中伏藏珍寶無處不有，而人貧困乏於資用。有神通人指示處所，得以自供濟於窮乏。或問曰：寶為勝耶？人為勝耶？曰：人勝也。何以言勝？伏藏雖多，非神通不覩；由人得資生，豈寶藏自貴於地中耶？法亦如是，理雖玄妙，非如來不辯、非世尊不暢、是以念佛在先，以法為次。
云何念僧？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，捨世貪諍、開福導首，天人路通莫不由之，則是眾生良祐福田也。何以明眾僧為良福田也？昔有薄福比丘名梵摩達，在千二百五十眾中，令眾僧不得食。莫知誰咎，佛便分為二部。在一部中，復令一部不得食。復分此一部為半，令從其半，復令此半不得食。如是展轉分半，乃至二人，亦不得食。遂至獨身，乃知無福。所在行食，次至在鉢，自然消化。佛愍其厄，自手授食在於鉢中，神力所制不復化去。佛欲令現身得福故，令二滅盡比丘在左右，以食施此二滅盡比丘。凡滅盡三昧，皆即時得福。次復令入慈三昧比丘在左右，次以二悲，次以二喜，次以二護，各各遍代令終四等。時波斯匿王聞此比丘薄福，佛愍與食。「我今亦當為其設福。」即遣使人[米*乍]米。時有一烏飛來銜一粒米去，使人呵曰：「王為梵摩達設福，汝何以持去耶？」烏即持還本處。所以爾者，此比丘以蒙眾僧福力，是以鳥獸所不能侵害也。用是證故，知眾僧為良福田也。既已自度，復能度人至三乘道，念眾之法其義如此。
次念戒者，其義云何？從五戒、十戒、二百五十至五百戒，皆以禁制身口撿諸邪非，斂御六情斷諸欲念，中表清淨乃應戒性。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，路經廣澤頓乏漿水。時有小池汪水，眾蟲滿中。一比丘深思禁律，以無犯為首：「若飲此水，殺生甚多。我寧全戒殞

命，沒無以恨。」於是命終即生天上。一比丘自念：「宜當飲水全命，可至佛所。焉知死後當生何趣？」即飲蟲水，害蟲大多。雖得見佛，去教甚遠，啼泣向佛自云：「同伴命終。」佛指上天曰：「汝識此天不？此是汝伴。以全戒功即生天上，今來在此。卿雖見我，去我大遠。彼雖喪命，常在我所。卿今來見我者，正可覩我肉形耳，豈識至真妙戒乎？」以是言之，持戒不犯，所願者得。十念中戒在前，六度言之施在前。所以前却不等者，十念戒者聲聞家戒也，弟子法以撿身為先，是以在前。大士法以惠施為重。何者？夫大士者，生天人中心存濟益，濟益之要非施不救。夫眾生存命者以衣食為先，故以財施先救其形，然後以法攝御其神，故大士以施為先。夫戒有二：有俗戒、有道戒。五戒、十善為俗戒，三三昧為道戒。二百五十戒至五百戒亦是俗戒，四諦妙慧為道戒也。但行守戒不出三界，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合道戒。聲聞家戒，喻若膝上花，動則解散。大士戒者，喻若頭插花，行止不動。何者？小乘撿形，動則越儀。大士領心，不拘外軌也。大小範異故，以形心為殊，內外雖殊，俱至涅槃，故曰念戒也。

念施所以得至涅槃者，以施有財施、法施也。因財施得達法施，成檀度無極故，得至涅槃也。

念天者，欲界、色界至無色界天也。天有二種：有受福天、有道德天。欲界諸須陀洹天，永離三惡趣，進昇道堂。色界空界八淨居天，增修止觀，進成無漏，即彼涅槃不還世間。凡夫天者，十善四禪四空，於彼受福，福盡還墮，流轉不已。所謂念天者，念彼諸得道者，專心効彼慕其所行，意不馳散亦至涅槃，故曰念天也。

念休息者，謂心意想息，五欲不起寂然永定，故云息也。凡息亦有二種：外道梵志斂形求福，亦云息也；沙門四果眾結永消，乃是真息。何以知其然？昔有比丘名曰須羅陀，至舍衛城周行教化。時舍衛城西鴦掘魔可殺人處，其地平博多諸樹木。時有一梵志在樹下坐禪，不食五穀但食果蓏，若無果便噉草菜以續精氣。身著樹葉衣，形體羸瘦，裁自支拄。時須羅陀行過逢見，謂是道士，坐禪試觀其心知為定不？見其心本乃求作此國王。念曰：「此乃是大賊耶？」正欲捨去，恐後墮罪；正欲教化，必不隨我語。「當設方便度此人耳。」即便就一樹下坐禪，相去不遠，乃經七日不動不搖。過七日後起至梵志前，彈指覺曰：「同伴！體中何如也？」梵志良久徐乃舉頭答曰：「貧儉無以相遺，如何？」比丘又曰：「我今當遺君一物。」即化作一雞。「君可殺此雞噉。」梵志驚曰：「我尚不殺蟣虱，況當殺鷄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汝本心乃欲殺無數人，可殺此雞何足言。」梵志復曰：「我云何殺無數人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汝本在此坐禪時，乃欲求作此國王。王者治化，日可殺幾人，而言不殺也。

此雞即是汝心中識。雞乃可得無為大道，何用國王為？」即便思惟：「此比丘乃知我心中所念。必是聖人耶！當從其教。」重為說法，即得道迹。此梵志身形雖靜，心不休息也。自得殺識雞已，乃可名為休息耳。故後解曰：心意想息也。

念身者，觀身三十六物惡露不淨，諦念不亂，亦得涅槃。何以知之？昔有比丘作阿練若，常行乞食，於江水邊食，食訖澡鉢。時上流岸邊塚間有新死女人，風吹頭髮忽然墮鉢中。比丘手執此髮，諦視之，甚妙好，心口獨語：「若是馬尾，此復太細。若是男子髮，復太軟細。若繫不解者，必是女人髮。」即便繫之不解。便生想念：「此髮如是，人必妙好，面如桃花色、眼如明珠、鼻如截筒、口如含丹、眉如蚰蜒。」作是分別已便起欲心，順水尋求，想見顏色。追求不已，見一女人狐狼已噉其半，身形臭爛其髮猶存，執髮比之長短相似，向者欲想釋然自解。復重觀之分別惟察：「此人生時形容嚴好，今者壞敗令人得見。我向所起想者，但欲貪身愛欲，故而生斯念耳。彼身如是，我復何異。諦計我身四大合成，福盡緣離自然解散。」覩變心悟，即達道迹。以是言之，念身者獲沙門果也。

念死者，行人念：「命逝不停，諸根散壞如腐敗木，命根斷絕。」當念非常以自覺悟。昔有比丘名婆吉梨，坐禪行道經歷年歲而有漏不除，自患己身以為大累。每思自害：「人所以不得至道者，正坐此身纏綿流轉何時可息？」即以手執刀將欲自刎，復重思惟：「世尊有教誡，諸弟子不得自殘。雖爾，我今欲求涅槃。涅槃中無身，是故先除身取無為。」正爾便舉刀自刎，頭亦墮心亦徹，即得阿羅漢。佛知已得道，勅諸比丘闍維其屍。是故念死亦得涅槃也。

前十念佛總說，為利根眾生。後更說者，為鈍根眾生析解其義也。名譽者，後得轉輪聖王。得大果報者，後得天帝釋。諸善普至者，後獲梵天報。得甘露味者，後得辟支佛。至無為處者，後獲阿羅漢果。上說十念無此五句，今所以益諸報者，欲明念佛之義其理深妙。佛說：諸弟子般涅槃，皆以宿緣償對因取涅槃。目連被打、身子下腸，如是五百弟子，各以宿緣取滅度。唯有阿難最善取涅槃。阿難將欲涅槃時，先現光瑞。有梵志從阿難學算術，見阿難顏色發明，告阿闍世王曰：「阿難顏色異常，將欲取涅槃耶？」王即遣人追尋阿難。阿難已將五百弟子至中路恒水岸上，上船欲度。適至水半，王以至岸。毘舍離承阿難來，亦遣五百童子迎。欲適二國意故，以神力制船令住中流。時度弟子：一名摩禪提、二名摩呻提。告摩禪提：「汝至羯賓興顯佛法。彼土未有佛法，好令流布。」告摩呻提曰：「汝至師子渚國興隆佛法。」囑累訖作十八變，出火燒身，中分舍利，令二家各得供養。此由念佛之力，故得自在也。

分別功德論卷第二

分別功德論卷第三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佛告諸比丘者，佛大慈，欲令弟子具知念佛之義，猶父約誡語子孫欲令成就無復已，已專精念佛，觀如來形目未曾離，猶如阿難觀佛無厭、心念無已。時阿難背上生癰，佛命耆婆治阿難所患。耆婆白佛：「不敢以手近阿難背。」佛告耆婆：「但治勿疑。我自當與阿難說法，令其不覺痛。」如來令阿難熟視佛相好，佛為說：「如來身者金剛之數，不可敗壞，三千二百福功德所成。」阿難目視不倦、耳聽不厭、心念不散。時耆婆於阿難背上潰癰傅膏。佛問阿難：「汝覺背上痛不？」答曰：「不覺。」不覺痛者，由念佛故也。

十力所成、四無所畏。昔有長者將奴禮偷婆，云：「南無十力世尊。」奴在後禮云：「南無十一力如來。」長者曰：「如來正有十力，云何有十一力耶？」奴曰：「十一力復何苦？但莫言九力。言十一力更益一力，有何過失？」大家默然而歸。問諸法師曰：「如來為有幾力耶？」答曰：「或有三力、或有十力、或云無數。」以是言之，不限於十耶。長者即出家學道，免奴為家主。言四非為不足、言無數非為有餘，適時應物無有常量也。

念法者，從欲至無欲、從欲至道、從漏至無漏、從有為至無為也。何以知其然？昔者世尊於憂填王國說法教化。時三十三天上為母摩耶說法，九十日而還，於迦尸城北下。時優鉢蓮華比丘尼，心念欲獨前見佛。時諸國王不見佛已九十日，皆有渴仰之情，並來雲集。「我為比丘尼，不宜在此眾鬧之中。當作方儀令得在先。」即化作轉輪聖王，將從如聖王法。諸小國王見聖王，各自馳散。比丘尼即還服本形，見佛禮拜問訊。諸王各來見佛，不復見聖王，乃知比丘尼所化，謂比丘尼曰：「向者所見，誑如此耶？」時優鉢蓮華心念自謂最先見佛。佛告優鉢蓮華曰：「汝自呼最先見佛。復有先汝者。」「不審是誰？」佛言：「乃羅閱城東山中須菩提，在彼補衣。天語曰：『佛來下已。』須菩提曰：『我為弟子，法當往禮問。』覆自思惟：『佛為所在？若金色是佛耶？金復何限。佛言：「一切諸法空無所有。若解十二因空，非造非作、非人非士、無命非命者則為見法。見法無命，非命為見我。」即叉手起喚曰：「婆南。」正爾還坐補衣。』以是言之，須菩提為先汝見佛也。」佛者諸法之主，解了法空即是念法。念眾者，謂賢聖眾也。凡眾有若干種，外道九十五種亦各各有眾，或有和合者、或有不同者，亦以戒律自防。或行禪定、或以無想為盡妙，各信所事自以為真。但不得

實聖八品道，是以不能至涅槃耳。雖復有五通住壽及無想延劫，皆不免於生死。唯有如來聖眾四雙八輩之士，不復為四駛所漂、九止所索耳。故經云：九十六種僧，佛僧最為真。如來四部眾皆同為釋種，喻若四恒水各別有五百支，皆合入大海以為一味。眾亦如是，或有剎帝利種、或婆羅門種、或長者種、或居士種，四姓中有出家學者，皆同釋種為一姓，無有若干別名。以是所包彌遠、其義彌深。眾僧者，乃含受於三乘，羅漢僧亦出於中、緣一覺亦在其中、大乘僧亦在其中，是故名為良祐福田。三界之中濟益眾生，無過此良美之地。如來雖復成正覺，常還向眾僧懺悔者，以僧地厚重。三世諸佛緣覺弟子，無不由僧而得滅度，猶梵摩達比丘，賴聖眾以全濟。

念戒者，謂行淨戒具諸律儀。猶若陶家調繕埴泥，俟諸求器，大小方圓各適所欲。戒亦如是，若願生天，三界受福；若欲斷結求道，所願應意。猶吉祥瓶，隨人所欲，取即得之。以戒為本，兼行三十七品及諸三昧定，斷七使九結，進成涅槃。喻埴成器，不可復壞也。

念施者，謂施有二事：或有主施、或無主施。復有二施：一名與、二名捨。復有二施：一財、二法。與者即有主施也，捨即無主施也。捨則捨結也，與則前人受財法。所以施至涅槃者，若與人財法時，心不望報、不計彼己，以三事無礙，即同無為也。若能捨結，亦是涅槃。捨、與俱至涅槃者，猶象逐健兒進之與退，其於得肉，進則破軍、退則自喪，食肉必矣。

念天者，有三種天也：有舉天、有生天、有清淨天。云何舉天？謂轉輪聖王，為眾人所舉。所以名為天者，以聖王有十善教世，使人皆生天。在人之上，故稱為天。或有說曰：聖王勝佛。何以言之？聖王治世人，無墮三惡道者；佛出世時，三惡不斷。以是為勝也。或復說曰：佛勝聖王。所以言勝，聖王以十善教世，不過人天；佛出教世，得至涅槃。以是為勝也。云何生天？從四天王至二十八天，諸受福者盡是生天。所以言生天，流轉不息不離生死，故曰生天也。云何清淨天？謂佛、緣、覺聲聞三人，皆盡結使出於三界，清淨無欲，故曰清淨天也。八淨居天者，過於生、舉，不及清淨，處其中間。念天者，之所慕也。因念生、舉亦有至涅槃理。何者？舍衛城中有清信士夫婦二人，無有子姪。二人精進心存三寶。時婦早亡，即生三十三天為天女，端政無雙天中少比。女自念言：「誰任我夫？」以天眼觀世間，見本夫以出家學道，年高闇短專信而已，常以掃除塔廟為行。見其精勤理應生天，必還為我夫。時處靜室夜坐思惟，霍然見明，怪其有異，舉頭仰視見有天女，問其所由，從何而來？天女答曰：「我從三十三天上來。本是君婦，今為

天女。天上無任我夫者，觀君精進，應還為我夫，是以故來白意。」語訖忽然不見，還歸天上。時老比丘自是以後倍加精進，兼更補繕故廟。晨夕不懈，積功遂多福德轉勝，乃應生第四兜率天。天女復以天眼觀之，見其乃應生第四天，復來語言：「積精進已過我界，我不復得君為夫。」語訖還去。比丘倍更精進勝於前時，晝則經行、夜則禪思，心意轉明思惟四諦，如是不久遂得羅漢。所謂因念天得至涅槃者。

念休息者，謂得定也。休息有二：有俗休息、有道休息。俗休息者，猶行作疲極，小住懈息，故名為俗休息。道休息者，謂定之人。何以知其然？昔有比丘名曰等會，時近大道邊坐禪定意。時有五百乘車過，聲甚凶凶，寂然不聞。時復天雷霹靂，又頃復地大動，都無所聞。行過者眾，塵土坌衣，積有時節。有一人來，見此比丘端坐不動，塵土坌衣都無所覺耶？比丘定覺，抖擻塵土。又問曰：「向者眠耶？」曰：「不也。」又問：「若不眠者，向有車過及天雷地動。寂然不驚，何由如此？」答曰：「我時入休息三昧，是以都無所聞耳。」以是言之，得休息定者，雖復天地覆墜不革其志，故名休息定也。

念安般者，謂息諸坐馳也。趣道之徑非唯一塗，所悟之方各有所在。何以知其然耶？身子昔曾供養十四億佛，從佛聞法，未曾綜習安般。至釋迦文世，從馬師比丘始達空法，即見道迹。佛具演慧，漏盡結解，今為智慧第一。不由安般得至涅槃也。目揵連昔三十劫中供養諸佛，修大乘行不能終訖，遭遇世尊退取盡漏。自昔暨今未曾習安般。迦葉比丘昔亦曾供養三萬如來，亦未曾習安般，應得辟支佛，今退為羅漢。馬師比丘昔日亦供養七佛，亦不習安般，今亦盡漏。阿難昔曾供養二萬如來，所從諸佛諮受法教，亦不習安般。唯有羅云、摩呵劫匹羅，曩昔以來常習安般，今亦至道。以是言之，趣道之徑非唯一塗。安般者，知息長短、冷熱、遲疾，從麁至細，漸御亂想，遂至微妙。或因息以悟、或分別解了、或頭陀守節、或多聞強記、或神足識微、或揩式訓悟，所謂殊途而同歸也。

念身者，謂分別四大也。解了五陰一同之幻夢。何以知之念身得至涅槃耶？昔佛去世後百歲，時有阿育王，典主閻浮提，群臣夫人象馬各有八萬四千。時王巡行國界，見閻羅王有十八地獄，亦有臣吏僻問罪囚。王問左右曰：「此何等人？」答曰：「此死人王也，主分別善惡。」王曰：「死人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。我是生人王，不能作地獄耶？」問諸群臣：「誰能造地獄？」諸臣對曰：「唯有極惡人能造地獄耳。」王勅諸臣訪覓惡人。臣即行覓，見有一人坐地織罽，旁有弓箭兼有釣魚鉤，復以毒飯食雀，並織罽並釣魚射鳥捕雀。臣還以狀白王，惡人如是。王曰：「此人極惡，必能辦地獄

事。」王遣人喚曰：「王欲見汝。」惡人曰：「我是小人，無有識知。王用我為？」曰：「王正欲得汝治地獄事。」其人即歸。家有老母，語母曰：「王喚我。」母語兒曰：「王喚汝為？」兒曰：「王欲使我治地獄事。」母曰：「汝去，我云何活？」母即抱兒腳不放。兒意欲去，即拔刀斫母，殺而去至王所。王問曰：「母不放汝，何由得來？」曰：「殺母而來。」王曰：「真惡人也。必能辦地獄事。」即委此人作地獄城，設鑊湯劍樹。即拜此人為地獄王，與立臣佐，各有所典，如閻羅王。王約勅曰：「若有人入此城者，不問貴賤得便治罪。」王曰：「正使我入中者，亦莫聽出。」時有老比丘名曰善覺，常行乞食。至此城門外，見好華香，謂內有人，即便入城。但見治罪人，驚怖欲還出。時獄卒不聽出，欲將至鑊湯。道人求曰：「小寬我至日中。」又語頃，有男女二人坐犯婬，將來欲治罪，置碓臼中擣之，斯須變成為沫。道人見之，始念佛語：「人身如聚沫。誠哉斯言。」又頃復變為白色，復念人身如白灰聚，變易不一。如幻如化，諦計非真。即時意悟漏盡結解。獄卒復催入鑊湯，時比丘笑。獄卒瞋恚，使四人俠兩腋倒著鑊中。即時湯冷，比丘即化作千葉蓮華，於蓮華中結加趺坐。獄卒驚怪，白阿育王曰：「今獄中有奇怪事。願王暫屈臨視。」王曰：「我先有要，正使我入中，亦不聽出。我今那得入耶？」吏白王曰：「但入無苦。」王即隨入。見道人在蓮華上坐，問曰：「汝是何人也？」曰：「我是道人。」道人語王：「汝是癡人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名我為癡人也？」道人曰：「汝本作童子時，以一把土上佛，佛受呪願言：『汝後當王閻浮提作鐵輪王名阿育，一日之中當起八萬四千佛圖。』此獄是佛圖耶？」王意即悟，便前悔過，以善覺為師。於是罷獄興福，起八萬四千圖廟。以是言之，念身得涅槃，此其義也。云何念死得至涅槃？昔阿育王奉法精進，常供養五百眾僧於宮內四事無乏，兼外給五百乞食阿練若，復送五百人餉就供養之。復於四城門中給諸窮乏。供養遂久，財寶轉減。時弟名修伽妬路，不信三尊。大臣耶舍、夫人善容亦同不信。三人同心患王，數數諫曰：「供養道士空竭國財。何用是為？」王曰：「汝好護口。夫士處世，所以斬身，由其惡言也。」修伽妬路白王曰：「此諸道士並是年少，餚膳恣口情欲熾盛，而處深宮婦女之間，豈可信乎？」王答曰：「道士制刑以法自防，節身守禁，不為色欲所屈也。」修伽妬路後出行獵，見有鹿群，中有一人，張圍捕之得人。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曰：「我年八歲時失父母，迸在山中為鹿所乳，遂至于今。」復問曰：「鹿無乳時何所噉食？」曰：「我隨鹿噉草葉以自濟命。」又問曰：「頗有欲意不？」曰：「有。」遂便將歸，以狀白王曰：「此噉草人身形羸瘦尚有欲情。況諸道士飲食恣口身體肥

盛，豈無欲情乎？」王心念曰：「當何方便化此弟乎？」即設權謀詐欲出遊，大集人兵嚴政出外。王盜還入，隱而不現。王先與諸臣議：「若我出後，便舉為王。」諸臣即勸試著王服，詐佯不肯。諸臣曰：「但作，我等當著。」即著天冠王服，咸稱萬歲，左右侍立如聖王法。阿育王見其已定，便從外來，曰：「何如大王？」弟見王，慚赧莫知所如。阿育王曰：「我暫出遊，卿等云何便作此事？我鐵輪不在那？何乃如此縱橫耶？我殺汝斯須間耳。」即命諸臣收撿桎梏，蜜遣信白道人：「善念此意，當來救請。」「正欲殺汝。念汝作王日淺未得恣意，今且假汝七日作王，如我王法，群臣侍從、宮人妓女、飲食進御。恣意七日，當就極法。」即如教施行，雖滿七日無心自歡。道人來請，持鉢執錫詣王宮門。王問曰：「道人何所欲也？」曰：「欲乞死人。」王曰：「此罪人應死，不得乞。道人！」道人重曰：「但乞，道人當使學道。」王曰：「問此人能學道不。」道人即問：「今乞汝作沙彌。能不？」答曰：「正使作奴猶當不却，況復沙彌。」王曰：「作道人難，為審能不？道人法當麁衣惡食趣支形命行道而已。汝串優樂，何能堪此苦行耶？」答曰：「尚當死，豈不堪苦行耶？」王曰：「若堪者，聽使七日乞食。」王令宮內：「修伽妬路來乞時，與極惡食餘殘穢臭者。」即使著弊衣造諸房，乞食處處皆得惡食。以免死之情重，甘心食惡食。滿七日已，王見其無悔恨，即聽為道：「汝常言：『道人閑樂，多情難信。』汝所乞食，故在我宮內，猶尚精細。道人乞食又甚於此。所食如是，豈可有情欲乎。」即付善念為沙門。王遣使至石室城，於彼城中行諸禪觀，或在塚間、或在樹下。時在塚間觀死屍，夜見有餓鬼打一死屍。問曰：「何以打此死屍耶？」曰：「坐此屍困我如是，是以打之耳。」道人曰：「何以不打汝心，打此死屍當復何益也？」須臾頃，復有一天以天文陀羅花散於死屍。道人復問曰：「何以散此臭屍為？」答曰：「我由此屍得生天上。此屍即是我之善友，故來散華報往昔恩耳。」道人曰：「何以不散華於汝心中，乃散此臭屍花為？夫善惡之本皆心所為，汝等乃復捨本取其末耶？」時修伽妬路自念：「我從死得活，由是因緣當得解脫。」於是觀身念死，思惟分別，解了無常苦空非身，即得羅漢。以是言之，念死者亦至涅槃。◎

分別功德論卷第三

分別功德論卷第四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◎如來所以廣為四部各各說第一者，乃為將來末世遺法之中，或有四姓外學梵志及四部弟子共相是非，自稱為尊、餘人為卑。如是之輩不可稱計，故豫防於未然，故開自足之路耳。今稱拘隣為第一者，以其釋種豪族，王簡遣侍從勞苦，功報應敘是第一。又復初化受法，無能先者，亦是第一。善能勸導將養聖眾，先受善來之稱，復是第一。人中所歸仰，遮加越為最，光明之中日為最，星宿中月為最，萬川中海為最，四天王中提頭賴為最，三十三天中釋提桓為最，欲界六天中波旬以為最，色界十八天淨居以為最，九十六部僧釋僧以為最，九十六種道佛道為上最，拘隣比丘等五人中為最。以是言之，拘隣為第一。

優陀夷比丘勸導以為最。比丘皆勸導，所以稱最者，佛將還度本國，先遣現神變。與王相酬酢，一一解釋，人所度不可計，故稱勸導最也。

摩訶曇比丘，利根捷疾，餘比丘皆漏盡成神通，此比丘漏未盡以成神通，故稱第一。

凡乘虛者皆以神足，此比丘能行空如履地，是善肘比丘之所能也，故稱第一也。

目連神足默往異剎，婆破比丘神足陵虛，聲振遐邇，能攝伏外道，故稱第一。

牛腳比丘者，以二事不得居世間。何者？此比丘腳似牛甲、食飽則呵，以是二事不得居世。若外道梵志見其呵者，謂沙門食無時節，生誹謗心。是以佛遣上天，在善法講堂坐禪定意。善覺比丘常為眾僧使至天上。佛涅槃後，迦葉鳴揵椎大集眾僧，命阿那律遍觀世界誰不來者。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，唯有橋洹比丘今在天上。即遣善覺命召使來。善覺到三十三天，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，彈指覺之曰：「世尊涅槃已十四日。迦葉集眾，遣我相命，可下世間至眾集所。」橋洹答曰：「世間已空，我去何為？」不忍還世，欲取涅槃。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眾僧，便取涅槃。以是因緣，善處天上，故稱第一。

善勝比丘者，本是貴族之子。初生之時，有自然金屣著足而生。父母珍之，為起三時殿，妓女娛樂不去左右。時婦睡眠，覩其白齒，身形雖妙但是骨耳，具觀惡露森然毛豎，顧視宮宅猶似塚墓，驚走出戶。二神迎接，問二神曰：「今者委厄，誰能為救？」二神答曰：「唯有世尊善能救厄。」曰：「今為所在？」答曰：「近在祇

洹，可從啟請。」尋光至佛，頭面禮足。佛因本心為演妙法，即時心開漏盡結解。以是因緣，善勝比丘惡露觀第一。
優留毘迦葉所以稱第一者，乃宿世以來弟兄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，今遇釋迦文佛世，佛以十八變度迦葉千人，佛眾得成，四事供養猶此而興。以是言之，優留毘迦葉能將護聖眾供養第一也。
江迦葉所以稱第一者，佛為說法，一心聽受，精誼入神，諸結消盡、德實內充，乃徹骨髓，故脂髓外流，狀似汗出。以是言之，心意寂然能降諸結，故稱第一。
馬師比丘者，從佛受學方經七日，便備威儀。將入毘舍離乞食，於城門外遇優波坻舍。遙見馬師威儀庠序法服整齊，中心欣悅，問曰：「君是何等人？」曰：「吾是沙門。」曰：「君為自知、為有師宗耶？」曰：「有師。」「師名為誰？云何說法？」答曰：「吾師名釋迦文，天中之天、三界極尊。其所教誨以空無為主，息心達本，故號沙門。」優波坻舍聞此妙語，即達道迹。坻舍同學本有要誓，先得甘露者當相告示。即辭馬師至拘律陀所。拘律陀見來顏色異常，疑獲甘露，尋問：「得甘露那？」曰：「得也。」「甘露云何？」「甘露者，達諸法空無也。」拘律尋思，復得道迹。馬師所以威儀第一者，以宿五百世為獼猴，今得為人性猶躁擾，出家七日即改本轍。學雖初淺，善宣尊教，使前覩者悅顏達教。以威儀感悟，故稱第一。
身子所以稱智慧第一者，世尊又云：「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，以須彌為硯子、四大海水為書水、以四天下竹木為筆、滿中人為書師，欲寫身子智慧者猶尚不能盡，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？」故稱智慧為第一。
目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，世尊亦說有證。昔日三災流行，人民大飢。目連心念：「此地下故有曩日地肥在中。今人民大飢，意欲反此地，取下地肥以供民命。」念已白佛：「今欲以四神足，反地取下地肥以濟民命。不審可爾以不？」佛言：「止止。目連！汝神足雖能反此無難，那中眾生可以一手執蟲、一手反地？」佛言：「不可。所以然者，後世比丘多無神足。設後有飢時，國王臣民命沙門反地。若不能者，謂非沙門。」以是神足證，故稱目連為第一。
二十億耳比丘所以稱苦行第一者，昔占波國有大長者生一子，端正姝妙，足下生毛長四寸，未曾躡地。所以足下生毛者，昔迦葉佛時為大長者，財寶無極，為眾僧起精舍講堂訖，以白氈布地令眾僧蹈上。由是因緣故，得足下生毛。所以字二十億耳者，生時自然耳中生寶珠，價直二十億，即以為稱。時瓶沙王聞其奇異，欲與相見，故命令來。計道里十五日行乘車而來，將欲下車，輒布氈在地，然後行上。既到王所，王命令坐。勞問訖，聞能彈琴，即命使彈之。

相娛樂訖，共至佛所。時佛與大眾廣說妙法，見佛歡喜頭面禮足。佛命令坐，聞法欣悅即求出家。佛然其出家之志，即為沙門。勇猛精進經行不懈，肌肉細軟足下傷破，經行之處血流成泥。積行遂久漏猶未除，疲懈心生欲還白衣：「我家錢財自恣，廣為福德且免三惡。」佛知其念，忽然於前從地踊出，問比丘曰：「汝本彈琴時，急緩眾絃，得成妙曲不？」答曰：「不成。」「若眾絃盡緩，復得成不？」答曰：「不成。」「若不緩不急，絃柱相應，得成妙音不？」答曰：「得成。」佛言：「行亦如是，不急不緩處其中適，和調得所，乃可成道耳。」思惟佛語，心豁開解，便成羅漢。以是因緣，故稱苦行第一也。

阿那律所以稱天眼第一者，時佛為大會說法，阿那律在坐上睡眠。佛見其眠，謂曰：「今如來說法，汝何以眠耶？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？」那律慚愧剋心自誓：「從今以後不敢復眠。」不眠遂久，眼便失明。所以然者，凡有六食，眼有二食：一視色、二睡眠。五情亦各有二食。得食者六根乃全。以眼失眠食，故喪眼根。佛命耆域治之，曰：「不眠不可治。」已失肉眼無所復覩，五百弟子各棄馳散，倩人貫針，捫摸補衣。線盡重貫，無人可倩。左右唱曰：「誰欲求福者，與我貫針。」世尊忽然到前取來：「吾與汝貫。」問曰：「是誰？」曰：「我是佛也。」「佛已福足，復欲求福耶？」曰：「福德可厭耶？」那律思惟：「佛尚求福，況於凡人耶？」心中感結，馳向佛視，以至心故忽得天眼。以得天眼，復重思惟，便得羅漢。凡羅漢皆有三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。那律正有二眼：慧眼、天眼也。三眼視者亂，肉、天爭功精麁雜觀，故曰亂也。那律專用天眼觀大千世界，精麁悉覩，別形質中有識無識皆悉別知。天人所見有淨不淨，極淨觀者，見世界中諸有形類，有識無識見皆動搖，疑謂是蟲而非蟲也。不淨觀者，見飯粒動皆謂是蟲。優劣之殊有自來矣。以是言之，天眼第一。

離越比丘坐禪入定所以稱第一者，昔波斯匿王請令坐禪在一樹下。時王請入宮食。經歷六年不他周旋，正欲移在他樹。樹神不聽。以何為驗？將欲移時，樹神便散華供養。以是為驗，知其不聽。何以知其意無他念？時拘絺羅來至離越所曰：「何不坐好樹下，坐此枯樹為？」答曰：「名仁四辯第一，能分別法義及以應辭。不審分別枯樹是何辯中耶？自我坐此已向六年，不別生枯。仁者方至而便分別耶？」王請入宮日日供養，使諸夫人各自當直。六年以滿布施發遣，當達嘲時不識主人字。王曰：「六年受請不識人名，何定乃爾？」答曰：「我樹下坐，尚不知樹枯生，況識人字耶。」供養禪福其德至淳，隨王所願可至涅槃，福田之良也。故稱樂禪第一也。

他羅婆摩比丘勸率施立齋講者，佛委僧事分部所宜，契經契經一處、毘尼毘尼一處、大法大法一處、坐禪坐禪一處、高座高座一處、乞食乞食一處、教化教化一處，隨事部分各使相從。若有檀越來請者，以次差遣不問高下。若有私請者，不聽在此例。時檀越請盡，六群比丘次值貧家懷恨而還，向佛怨言：「摩羅見欺。自受好處，見遣貧家，豈是平等耶？」佛命摩羅：「卿實爾耶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于時無食，日欲差中，便和牛屎飲以當齋。聞六群語，無以自明，即於佛前吐此糞漿。六群慚愧，二人感結漏盡、二人還為白衣、二人面孔出沸血命終墮阿鼻也。齋講者，齋集部眾、綜習所宜，善能勸成故，稱第一也。

小陀羅婆者，主立房室興招提僧，共成其功，不復別稱也。

賴吒婆羅比丘所以稱豪貴者，是王者種，為人聰明博達，少好追學。聞佛出世開化愚蒙，即詣祇洹精舍聽採法言。聞教入神，思欲出家。歸白父母，父母不聽。心自惟曰：「一切眾生盡是父母，豈獨二人是耶？」念已便至佛所求為沙門。佛問：「父母聽不？」曰：「不聽也。」兄為國王，復白王求為道，王亦不聽。心中思惟：「要作方便出家為道。」父母正有一子，不欲離目前斯須之間。索一獨榻坐父母前，不飲不食經六日。父母惶怖，懼殺其子：「若殺此兒者，用此死兒為？聽，當放之為道。」與兒要曰：「今放汝為道，當數還歸。」父母已許，便至佛所。問曰：「聽汝耶？」曰：「已聽。」佛便命曰：「善來比丘。」手摩其頭，鬚髮自落，如剃鬚髮七日者，袈裟著身便成沙門。為說四諦，便成羅漢。以本要故，尋還歸家，著衣持鉢在門而立。時婢淘米，將欲棄泔，舒鉢索飲。婢舉頭視知是大家，便入白曰：「郎君在外。」父母欣悅：「審是兒者，放汝為良人。」即出迎入為設餚饍。曰：「日時已過，法不應食。」父母曰：「今日已爾，明日早來。」即還所止。還去之後，父母約勅諸婦：「兒明當來。汝等好自莊嚴汝容服飾，各盡妙技，能使我兒還為白衣者，於汝大佳。」復勅藏吏出諸珍寶，金銀七寶各各別聚，冀兒意動還染於俗。明日食時執鉢而還，就座而坐訖。諸婦婇女各設姿態，或散華香、或拂衣捻草。婆羅曰：「諸妹何足煩勞耶？」諸婦念曰：「持我等作妹者，將無還理。」語父母曰：「用此寶物為？此但誤人耳，由是致災禍。何不棄之於山澤耶？」父母諫曰：「道德在心，何必出家？質多長者亦在家得道。」曰：「未聞在家得漏盡者。質多所得，由有一生分在，何足為貴耶？」雖復豪珍美玉棄之若遺，故稱出家第一也。

迦旃延所以稱善分別義者，將欲撰法，心中惟曰：「人間憒鬧精思不專。」故隱地中七日，撰集大法已訖呈佛。稱曰：「善哉。」聖所印可，以為一藏。此義微妙，降伏外道，故稱第一。又復稱第一

者，世尊至釋翅國，坐一樹下執一杖。釋種咸來觀佛：「往棄我女，相好勝前。今意復云何？」答曰：「意者不著世間、不染於俗。」梵志曰：「善哉。」受解還去。後諸比丘不解此語，問迦旃延：「佛稱仁者辯才抦理解義第一。世尊所答梵志不染不著者，其義云何？」時迦旃延即為解說：「比丘當知，眼緣色起痛、緣痛起想、緣想來往生識分別起染著心。於此染著永已捨離。」諸比丘聞說此語意猶怏然，迦旃延觀諸比丘意不了，即引喻曰：「有人於此欲求牢固之物，反捨根本而取枝葉。為得牢固不？」曰：「不得也。」「君等亦如是。佛近住此而反見問，豈非捨本取其末耶？」諸比丘即往問佛，稱迦旃延所解如是：「不審理應爾不？」佛答曰：「如迦旃延所說等無有異。」以是因緣復稱第一。

君頭波歎所以稱行籌第一者，凡籌者記錄人數知為誠實以不？答誠實，受籌則得其福，虛妄受者罪積彌大。漢言曰籌，天竺為舍羅。舍羅者亦名壞盡，福則罪盡、罪則福盡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昔阿難邠坻女外適尼揵國，問佛：「可爾不？」佛言：「宜知是時。往必有益。」女既到，遙請世尊。佛知其意，即默然受請。勅阿難曰：「明當受釋摩男請。鳴揵集眾行神通。」舍羅時上座君頭未得神通，聞行籌請，自鄙未得神通，顧惟形影在眾座首，由老野狐在紫金山。進退惟慮，正欲受籌，不在通例；正欲不受，居為上座，八歲沙彌尚得神通，積年之功而無所獲。計惟如此，何用存為？感結受籌，還授之間霍然漏盡。若以虛妄受籌者，人身有九十萬毛孔，以此為數不得受如此之數人身也。若以精誠受者，即可得漏盡之證，以此上座可為明證。所以復為上座者，以善能說法適可眾人，眾所推舉故為上座。以是因緣故，稱上座受籌第一。

所以稱賓頭盧能降伏外道者，毘舍離城中有質多長者，每患六師貢高自大言：「瞿曇沙門自稱為尊，當與其抦技，若彼現一、我當現二，如是轉倍至三十二。」時長者普請內外僧供養訖，立大幢高四丈九尺，置旃檀鉢於上，唱言：「其能引手取此鉢者，便得第一。」時賓頭盧心自念曰：「今當現神足令六師等默然降伏。」又念曰：「世尊常誡諸弟子，不得現神足。若今不現者，懼彼永以得罪；若現者，懼違尊教。」俛仰不已，便現神足申手取此旃檀鉢。昇在虛空，繞城七匝，還在座上，謂諸梵志曰：「卿等復現其二也。」六師默然。時大鬼將軍名曰半師，謂六師曰，促現其二。時六師徒眾莫知所湊。以是言之，知賓頭盧降伏外道最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讖比丘瞻病為第一者，時祇陀精舍有一比丘病疾困篤，久寢床褥，脊下蟲出，呻號終日。佛與諸比丘按行房舍，見此比丘困篤如是，問曰：「有人瞻視汝不？」曰：「無也。」又問曰：「汝先時頗瞻視他病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佛言：「汝不視他病，云何

欲望人看也？」於是如來褰僧伽梨，自手摩捫，為其湔浣。時天帝釋亦來佐助世尊瞻視病人。於是病比丘蒙世尊恩，即得除愈。佛告諸比丘：「自今已後，若有病者當相瞻視。」時世尊顧謂諸比丘：「誰能常瞻視病者？」唯有譏比丘耳。譏比丘常以五事瞻視病者。云何為五？分別良藥，亦不懈怠先起後臥，恒憙言談少於睡眠，以法供養不貪飲食，堪任與病人說法。是謂譏比丘以此五法瞻視病人，未曾有不差者。所以者何？此比丘乃前世時，曾五百世為醫，善解方藥、聽聲察色知病根源，兼以四事瞻養病者。以是因緣，稱譏比丘瞻病第一也。

所以稱朋耆奢比丘能造偈頌者，此比丘前為長者子時，為人天才聰朗觸物讚頌。時出行遊，遇一技家女，形容端正世之希有，覩之情欣便欲納之。歸白父母，啟以前見：「願父母為我娉索不？」父母不悅：「卿族姓子，如何改趣毀先人風。」其子意猛，復重啟曰：「若不為我納者，不能存世。」父母見子言重，不忍呵制，便言：「隨汝。非我所知。」即自遣人與女家相聞。女家是技種，唯技為先，便荅來使曰：「不貪君財。唯能眾技兼備者，便持相與。」朋耆聞之，即詣技工學於諸技，不經數旬眾技兼備。復重遣信：「所學已備，便可相惠。」主人答曰：「若技備者，當詣王試。」時在正節，王集眾技普試藝術，若最勝者賜金千兩。王亦聞此女妙，欲納之宮裏。試之技法，緣幢為最。竪幢高四丈九尺，下置刀劍，刃皆上向，間趣容足。時朋耆緣幢於上空旋七匝便下投之空地。王懼失女，詐佯不視。人皆言妙。王言：「不見。若審妙者，更復為之。」朋耆念曰：「若不順王教者，必失此女，規一果情。」朋耆冒死復緣，既至幢頭，顧視女面，心自惟曰：「何坐此人乃至斯困？」心懼形慄恐不自全：「女人虛妄何用此為？」佛知此人必可濟度，若不救者當墮三塗。告目連曰：「汝以神足救彼危厄。」目連奉教即往現變，於虛空中結加趺坐，復於幢下現七寶階，餘人不見朋耆獨覩。徐於梯間七匝而下，神力所接內安外危。王與眾人甚為奇異，王手自牽女以付朋耆。朋耆曰：「不用此虛詐之物，誑惑世人迷誤清直，亡國破家莫不由之。」即尋目連往詣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善來比丘。」便成沙門。為說四諦，即得應真，喜情發中而形於言，便作頌偈讚於世尊：

「清淨十五日，　五百比丘集，
已斷諸結使，　仙人不受習。
猶如轉輪王，　群臣普圍遶，
四海及與地，　所典無有表。
降伏人如是，　導師無有上，

將護諸聲聞，　三明壞結性。
一切世尊子，　無有塵垢穢，
已破愛欲網，　今禮星中月。」

以是因緣，稱朋耆奢能造偈頌讚如來德為最第一。
所以稱拘絺羅為四辯第一者，凡聲聞四辯不必具足，或有法辯而無義辯、或有義辯而無法辯、或有應辯而無辭辯、或有辭辯而無應辯，拘絺羅盡具此四辯。舍利弗、迦旃延亦有四辯，所以不稱為最者，身子自以智慧為主，迦旃延自以撰集為主，故各不稱四辯耳，雖復四辯亦不及拘絺羅。拘絺羅但辯一句之義，七日不盡，況復四辯豈可計量乎？以此事故為四辯第一。
所以稱難提比丘乞食第一者，餘比丘雖復乞食，或不具戒、或有貪心、或左右顧視心不專一、或避寒暑。然此比丘當乞食時，都無此事，乞食既精，施者福多。今故引喻，以況大小。有人問射法：「一人射百步玄毛、一人射地塵出。何者為難？」答曰：「玄毛為難，雖射而不著地。」此不足言也。若施乞食、若施眾僧，何者為大？施真阿練。喻中玄毛施不得真，喻其射空。其事雖難，有得有失。箭著地者，喻施眾僧，射毛雖精有失者多，射地雖易未曾失地；福田地厚故無增減，阿練精麁故有得失。難提得精，故稱第一也。
所以稱施羅一坐一食者，此謂頭陀一行也。夫阿練法，或乞食、或坐樹下、或閑居獨處。今此一坐一食者，從早起至日中，若檀越施食，不問多少，其於一處坐食而已。若食未飽坐未移者可得更食，若已起者不得復食。常一處食而不捨離，故稱施羅為第一。
所以言金毘羅比丘者，常行七家乞食，不得過七。所以然者，立誓限七故也。乞食時欲福度眾生，專心念道無有貪想，若得好惡不以增減，隨次乞食不擇貧富。若一家二家得食時，更有布施者，足則止、不足便受。若至七家不得食者，便還所止思惟行道，不念明日當至某家、不至某家，都無分別之想，故名七家沙門也。還則靜坐斂心在道，故稱金毘羅於七家乞食為第一也。
堅牢比丘者以常居山澤閑靜之處為行、難提比丘常以乞食耐辱為行、金毘羅比丘以七家乞食為行、施羅以一處食為行，十二頭陀各居一行。浮彌比丘者，守持三衣，不離食息。或曰造三衣者，以三轉法輪故；或云為三世；或云為三時故，故設三衣，冬則著重者、夏則著輕者、春秋著中者。為是三時故，便具三衣，重者五條、中者為七條、薄者十五條。若大寒時，重著三衣可以障之。或曰亦為蚊虻蟆子故設三衣。以是緣故常持不忘，故云第一。

所以稱婆差比丘者，本在家時常以家為患，出家求道常在露坐。若入房室常苦氣閉，如似掩口，是以常求露坐思惟行道，然後身體調和氣息通暢行道無閡。以是因緣，稱婆差露坐第一。
所以稱狐疑離越常處樹下者，在凡夫地欲求禪定，處在樹下依倚計意以除縛結。餘比丘亦在樹下坐禪，所以不稱者，以其不能一聞而自專思。此比丘一聞佛教，即能履行專意不捨，六年盡結。前離越者，樂遊禪定，行止不異，樂習事殊，故各稱第一。
所以稱陀多索比丘樂空者，此比丘入屋解內空、出屋解外空，內空喻識、外空喻身，入屋達識空、出屋解身空。已了內外空，諸法亦如是。此比丘聞說空教戢在心懷，入屋見空即達身識。餘比丘者，結盡然後達空，空心難獲。貴其先得，故稱第一。
所以稱尼婆比丘五納為上者，此比丘觀身穢漏三十六物無可貪貴，厭賤此身故，以賤物自障。或說曰：夫衣有可親近者、不可親近者。何者可親近？著惡衣令人羞慚自愧，是可親近；著好衣令人自大奇雅，是不可親近。弊衣助行，是以著五納。此比丘善能內外相況，故稱第一。
所以稱優多羅比丘常樂塚間者，此比丘阿難弟子也。先師得道心自念曰：「此身流轉無處不更，在天上時服御自然，今以捨棄；若在人中為轉輪王，七寶導從，亦復過去；或在畜生恒食草棘，此亦過去；若在餓鬼融銅為食、或在地獄刀劍為對，諸此罪形皆以過去。今得人身，齊此分畢，古今所貴皆是棄物幻危之形，無一可貪，俱當棄捐。」便止塚間，復念曰：「正欲在樹下山澤，皆生民所貪，唯有塚間人所不樂。」是以居之。「塚間所樂唯有鬼耳，兼有狐狼烏鵄之屬，今當入慈三昧以濟彼類。」以是故復居塚間。以是因緣，常樂塚間不處人中，故稱第一。
所以稱盧醯竭比丘恒坐草蓐第一者，此比丘常坐草蓐除去愛心。云何除愛？雖復金床玉机，都無愛著。或復說曰：若有人施妙座者，亦如施草座無異。愛心既盡，諸結亦盡，便手執草向草作禮。有人問曰：「何以向草作禮？」答曰：「我因此草榮飾心盡。得道由之，即是我師，故向作禮耳。」五百獼猴得生天上，亦以天文陀羅花散於故屍。由屍生天，故來散華。夫貴者必以賤為本，以是因緣，稱坐草蓐為第一。
所以稱優鉗摩比丘不與人語視地而行第一者，此比丘常患口過，將欲改之，自思惟曰：「正坐此口，生天人中、三塗地獄啾吟喚呼，因備五道更苦無量。我今當如慕魄太子結誓不言，四過三殃何由而生？」既便不言，端視而行。佛奇其能爾，每向諸比丘稱美其德。語阿難曰：「如此比丘，宜存識錄，以率來薄。」以是因緣稱之第一。

所以稱一心比丘三昧第一者，此比丘昔曾習定，研麁至精，今定功既立，行若遊塵，坐而忘想、忘想理足。其喻如何？猶如有人食百味食，意以飽滿更無食想。雖復行步進止，蓋感而後應，白而後動耳。依定立字，故曰坐起行步入三昧第一也。

所以稱曇摩留支好遠遊第一者，其事有由。佛在世時，有一長者字曇摩留支，來至佛所禮訖問訊。佛言：「曇摩留支別來大久，乃能相見。」有人問佛：「不審何以言別來大久？」世尊答曰：「汝欲知之耶？」答曰：「欲知。」佛言：「我昔阿僧祇劫時，世有一佛名曰定光。我時為梵志，字曰超述。時定光佛方欲入城，我即中路相逢。見佛光相暉布，即歎曰：『世尊光相明踰日月；世尊德者乃隆二儀；世尊心者仁過慈母。』顧惟形影，無以供之。今正是時，福田良美可以殖根。見地少泥恐污佛足，即解髮布泥上，令佛蹈而過。佛即記曰：『汝勇猛乃爾。却後阿僧祇劫，汝當作佛字釋迦文。』時邊亦有一梵志，却起恚心曰：『此人與畜生無異，乃蹈他頭髮上過去也。』從是以來阿僧祇劫常墮畜生中。復在大海中為魔竭魚，身長七千由延。時有五百賈客，乘船入海採寶，值此大魚噏船，垂欲入口。五百人惶怖各稱所事。時賈客主語眾人言：『今世有佛名釋迦文，濟人危厄無復是過。我等稱名冀蒙得脫。』即便齊聲稱喚。魚聞佛名，本識由存，即自惟曰：『釋迦文佛已出世間。我身云何故在魚中？』即還沒水。五百賈客安隱而歸。時魚即半身出沙壇上，不飲不食經二七日，命終生長者家作子，字曇摩留支。今方來得與吾相見。是以稱之久遠耳。」留支聞此本末，即向海邊求故屍，見海邊有大魚，骨皮肉已盡。便行脇骨上，思惟言：「此是我故屍。」即以華散故屍上。尋惟既往，忽然道成。以是因緣，稱遠遊第一也。

所以稱迦渠比丘集眾說法第一者，此比丘音辭朗達、聲震遐邇。其聞音聲，集眾無數，即為演說法奧美之業：「諸人當知。如來出世難可值遇，四諦甘露亦難得聞。諸人曼時當思惟真諦，除去十二牽連之縛，可得涅槃。」此比丘恒助佛揚化，常以此教未墜於地，以是因緣稱集眾說法音聲第一也。◎

◎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，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，於諸佛所常行慈心，蜎飛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，無有毫釐殺害之想。由是慈福，今獲其報。佛告阿難：「如我今日皮身清淨無過於我，猶如蓮華不著泥水，正壽八十。不如婆拘羅壽百六十者，如來隨世欲適眾生，不現其異，故壽八十。婆拘羅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，故得年壽加倍之報。」或問：但以慈心便獲如此之壽耶？復更有餘乎？曰：有。昔毘婆尸如來出世，時有十六萬八千比丘遊行教化。時有長者居明貞修，稟性良謙不好飲酒。時歲節會，少相勸勉薄飲少多，輒

以酒勢行詣世尊，禮拜問訊訖，便請佛及諸弟子：「願受我九十日請。比丘疾病者皆詣我家而取醫藥，所須之物皆來取之。」語訖還家約勅家內曰：「我已請佛及諸弟子四事供養，皆當辦具。」約勅竟，便睡眠。眠久還覺，其婦白曰：「君先約勅嚴辦供具，而今默然所以得爾。」長者驚曰：「我向何所言說耶？」婦曰：「君未眠時無所說耶？」曰：「我不省有所說。」婦曰：「君先言：『我已請佛及諸弟子供九十日所須短乏。』不作是語耶？」長者思惟曰：「酒之誤人乃至於斯。」已爾慚愧便當即請。明日清旦於舍燒香遙請世尊。有一比丘來索藥，長者問曰：「何所患苦？」答曰：「患頭痛。」長者曰：「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其頭，是以頭痛耳。」即施一呵梨勒果。「但服此藥足消此患。」比丘服藥病即除愈。緣是福報，九十一劫未曾病患。生長者家至年八十，出家學道經八十年，道俗之紀合百六十。在家時曾捵牛，斯須頭痛，尋即除愈。自爾常無疾患。以是之故，婆拘羅長壽第一。於百年壽中而加六十者，此人五濁壽命最為奇特，其喻於臭穢之中而生蓮花也。阿難問婆拘羅：「何以不為人說法耶？為無四辯、為乏智慧而不說法乎？」答曰：「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為不足，直自樂靜不喜憒鬧，故不說法耳。」難曰：婆拘羅長壽者，何以不生三方耶？答曰：諸佛所以不生者，以其土人難化故。此土眾生利根捷疾，極惡勇猛取道不難，是故往古諸佛皆生此中。婆拘羅應在此成道，故不生三方耳。

所以稱滿願子說法第一者，有三事得稱第一：餘比丘亦說法，無有三事可記，故不言第一。滿願子說法時，先以辯才唱發妙音，使眾座歡喜僉然傾仰，次以苦楚之言責切其心，使令內腐肅悚興難遭之想，終以明慧空無之教，聞者結解使恬智交養。世尊演法初中竟善，滿願子亦然，三事俱善，自捨如來莫能先者。身子自誓：「從旦至中，要度一人令至道迹。」目連比丘亦誓度人，於四向之中課進一階然後乃食。其餘比丘皆亦度人，比滿願子百不當一。滿願子從成道至涅槃，度九萬九千人，於聲聞之中度人最多，故稱說法第一也。

所以稱優波離持律第一者，昔佛還本國受父王請，所從比丘雖復心精，無表容貌。時王欲勸釋種豪族子弟出家為比丘侍從世尊，即宣令諸釋：「其有兄弟二人者，皆當一人出家為道。若不從令者當重罰之。」時有一釋種子名曰面王，釋中最長，次應先下髮。時佛命優波離為其剃頭，重告曰：「此諸釋種憍樂體軟，汝好徐徐輕手與剃。」優波離即輕手。復太輕不著，時優波離復反刀刃以脊用之。佛言：「不可。」復用刀腹，亦曰：「不可。」即以刀從頂上剃，泯然除盡。五百釋子皆悉如是。佛命優波離曰：「善來比丘。」即成沙門。佛即授戒，得阿羅漢。次授五百釋子戒。優波離為上座。

以手摩五百人頭，為弟子受戒訖，次當禮優波離。諸釋先素憍豪，不能下屈，加復是己之子弟，各言：「此是我家僕，何緣禮之？」佛言：「不爾。法無貴賤，先達為兄、後者為弟。」俛仰不已，制意為禮。即時天地大動，諸天於上讚曰：「善哉善哉！今日諸釋降伏貢高，此意難勝故地為動耳。」當五百釋為道時，亦有九萬九千人出家為道。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來，未曾犯如毫釐，以是因緣故稱第一。但以是更有餘事耶？祇園精舍北有一比丘，得病經六年不差。時優波離往問比丘：「何所患苦？若所須者便道。」曰：「我所須者不可說。」又問曰：「汝欲須何物？若此無者，當從四方求之。若世間無者，上天求之。」曰：「我所須者舍衛城中有，以違佛教故不可說耳。」曰：「但說無苦。」曰：「我唯思酒耳。得五升酒者病便愈。」優波離曰：「且住。我為汝問佛。」還即問佛：「比丘病，須酒為藥。不審可得飲不？」世尊曰：「我所制法，除病者。」優波離即還索酒與，病即愈。重與說法，得羅漢道。佛讚優波離：「汝乃問如來此事，使病比丘得蒙除差，又使得道。此比丘若不得度者，後當墮三塗作識無有出期。汝乃為將來比丘說禁法，使知輕重得濟危厄。汝真能持律，以律藏付汝，勿令漏失。此藏諸藏之中最在其內，不可示沙彌及以白衣。」以是緣故復稱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婆迦利比丘得信解脫者，此比丘久病著床乃經六年，諸瞻視者皆悉捨去。比丘自念：「疾病經久，瞻視疲倦，甚可患厭，又復如來不見垂愍，且當自害以除患苦。」即便索刀，向刀說曰：「但當殺我，亦當斷結耶？」說訖以刀自刎，正至咽半已得漏盡，比至頭斷以取涅槃。于時大地震動乃感波旬。波旬念曰：「此何瑞應乃爾震動？」即以天眼觀見比丘自殘。「其形神為所趣？」遍觀諸天不見其神，復觀人中亦不見之，復觀三惡道中亦復不見。時佛將諸比丘欲耶旬之，見屍火起。此波旬放火覓比丘神，都不知所在。所以覓者，欲知進趣，壞令不成。諸比丘便耶旬之。佛歎此比丘得信解脫。或曰：夫至信者委命自然，尚不執杖，何以自防況復自害耶？答曰：信所以執刀者，以刀為慧劍，欲擬斷諸結。身即結本，根辟則支從、身斷則結除，是以執刀者不為妨閡也，執信刀斷疑樹故。下句云，意無猶豫。從信解脫至無疑解脫者，即轉鈍為利也。以是義故，稱信解脫為第一也。◎

分別功德論卷第四

分別功德論卷第五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◎所以稱難陀比丘端政第一者，諸比丘各各有相：身子有七、目連有五、阿難有二十，獨難陀有三十相。難陀金色、阿難銀色。衣服光曜金鏤履屣，執琉璃鉢入城乞食，其有見者無不欣悅。自捨如來，餘諸弟子無能及者，故稱端政第一。亦云諸根寂靜者，佛將諸弟子至毘舍離柰女精舍。時難陀在外經行，柰女聞佛來心中欣悅，欲設微供即行請佛。於外見難陀經行，愛樂情深，接足為禮以手摩足。雖覩美姿寂無情想，形形相感便失不淨。甘味潤體，體滿則盈，不淨之溢豈由心哉。柰女不達，疑有欲想。佛知其意，告柰女曰：「勿生疑心。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。」以是言之，知心不變易也。

所以稱婆陀比丘解人疑滯者，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以為行法，眾生得道不必遍行眾行，隨其所寤處以為宗。何者？眾生結使不同，病有多少、垢有厚薄，是故如來設教若干，或有一藥治眾病，或有眾藥治一病。猶六度相統，一行為主、眾行悉從。一行者，不專常名，隨病所起，對藥應之。若計常起，以無常對之；若計有心起，以空心對之。當其無常領行，萬行皆無常也。猶施造八萬，八萬皆為施，所謂略說者也。猶如來八音中，一音統八響，一響統百教，一教統百義，一一相領至千萬億，一音報萬億，其變如是。略說統行，其喻亦爾。此比丘專以略說為主，故稱第一也。

所以稱斯尼比丘能廣說法者，此比丘三十年在凡夫地中，廣為人說法分別義理。云何廣說？或因一行而長眾行，支流繁衍乃至無數。猶病有相因而生，是以設藥相從而成。此比丘專以剖判為主，不以斷漏為先，是以乃經三十年方取道證，寂默忘言乃遺前蹤。錄其本績，故稱廣說第一也。

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，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：一王者種、一長者種，天須菩提出王者種。所以言天者，五百世中常上生化應聲天、下生王者家，食福自然未曾匱乏。佛還本國時，真淨王勸五百釋種子出家學道侍從世尊，此比丘在其例出家。時佛約勅諸比丘：「夫為道者皆當約身守節，麁衣惡食草蓐為床，以大小便為藥。」此比丘聞佛切教，心自思惟：「吾生豪貴，衣食自然，宮殿屋舍雕文刻鏤，金銀床榻七寶食器，身著金縷織成服飾，足履金薄妙屣，然則猶不盡吾意，況當著五納服耶？且當還家適我本意。」念已欲還。時佛在舍衛精舍受波斯匿王請，即往詣佛所辭退而還。時阿難語曰：「君且住一宿。」須菩提曰：「道人屋舍床榻座席如

何可止？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，明當還歸。」阿難曰：「但住。今當嚴辦供具。」即往至王所，種種坐具幡蓋華香，及四燈油事事嚴飾皆備具足，此比丘便於中止宿。以適本心，意便得定，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漢，便飛騰虛空。阿難心念：「此比丘儻捨屋去，所借王物恐人持去。」便往看之，屋內不見，仰視空中見飛在上。阿難白佛：「天須菩提已得羅漢，今飛在虛空。」佛語阿難：「夫衣有二種：有可親近、有不可親近。何者可親近？著好衣時益道心，此可親近；著好衣時損道心者，此不可親近也。是故阿難！或從好衣得道、或從五納弊惡而得道者，所寤在心，不拘形服也。」以是言之，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。

所以稱難陀迦比丘教授第一者，舍利弗亦教授，普教授四部弟子，從旦至中要使一人至於道迹。此比丘者專教授比丘使得羅漢。譬如善射之人，以一發箭射於彼賊，即中要處便使不起。喻此比丘善誨要慧，聞者結除徑至無為。不善射者，雖用多箭正可一發。喻於身子，雖廣演慧終成一階。優劣之殊格然易見，故言教授後學最為第一也。

須摩那比丘所以善誨比丘尼僧者，此比丘常以苦切之言誡勅諸尼僧：「夫女人者多諸情態，姿媚綺飾幻惑世人，身形穢漏九孔不淨，三十六物無一可貪也。」所以名須摩那者，即華名也，以其生時耳上自然有此華，即以華為稱。時頻婆娑羅王來至佛所，見此比丘耳上有華，怪而問佛：「比丘法得著華耶？」佛告王曰：「王自挽却。」時王即以手捻去，續生如故，如是不止遂成華聚。王怪益甚，問其所由。佛告王曰：「乃昔毘婆尸如來出世時，此比丘為長者子。時歲節會，共彈琴作倡戲訖，便至佛所。此長者見佛喜悅，即以耳上華舉著佛耳上。佛即以神足化此花，於虛空中變為四柱臺，耳上如故。長者見變，即發誓願：『願使將來世世值佛，所生端政、耳上生花。』以昔福願，今獲其報。」王聞所說心即開解，前禮佛足辭退還宮。所以善誨比丘尼者，比丘尼等本是多情。人見比丘端政兼耳上有花，心猶愛樂。緣此愛情誨約切教，由是苦言愛著即解，是故言善誨禁誡比丘尼僧最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尸婆羅比丘福德第一者，尸婆羅初生時，手把無價摩尼珠出，墮地便言：「世間頗有金銀七寶可持布施不？我今欲大布施。」作是言已，父母諸家皆大驚懼，棄捨而走，或呼是羅剎鬼、或謂天神：「夫小兒生，要須日月滿足乃當言。今墮地便言，是大可怪。」母情不然，復還看之，語母曰：「莫懼。我非鬼。我正是母兒耳。」其父月光曰：「今當抱兒至尼揵子所問其吉凶。」即與婦抱兒至尼揵所，以狀白師。師曰：「此兒無福，後當致禍。」長者曰：「兒手中有摩尼珠，何以言無福耶？」尼揵曰：「至年八歲

時，汝家財寶盡當在此兒手中消滅[歹*斯]，由是皆當餓死。」長者懼怖深惟疑惑，聞世有大沙門，「儻能知吉凶，當往至其所問此可否。」即往世尊所。中路復念：「大沙門是王者種，生長深宮又不學問；婆羅門等少小博學，尚不能知吉凶，沙門豈得能知耶？」即欲還家。天於虛空告長者曰：「但當前進。何以復還耶？如來大聖無所不達，往必決疑。是非速往。」即前至佛所，禮拜問訊訖，便啟白：「如向所說，不審吉凶？」佛告長者：「吉無不利。乃生此福德之子。此兒年二十當出為道，常有五百童子共俱，當得羅漢還度父母。」長者聞佛所說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即還歸家。辦具餚膳，請佛至舍：「願世尊賜小兒字。」佛告長者：「正欲為字為天，人所不解。正欲字為賢聖，凡夫所不解。迦葉佛時名鬼為尸婆羅，今正當字為尸婆羅。尸婆羅者，開通鬼神言語音聲。是故字尸婆羅。」阿難臨般涅槃時，度二弟子：一名摩禪提、二名摩呻提利。摩呻提利者地王也，若不作道人者，當王此閻浮提及三天下，故名摩呻提利。阿難教此弟子：「汝至師子渚國興顯佛法。」彼國人與羅剎通，要須文字然後交接。市易六十種書，書中有鬼書名阿浮、人書音名阿羅。摩呻承教至彼顯揚佛法，自是教迹今日現存。尸婆羅開通鬼神，其亦如是，故名尸婆羅。所以稱尸婆羅福德者，生時兩手中自然把摩尼珠出。乃昔毘婆尸如來時，此比丘為賈客入海採寶，經過五難乃至寶所，得一寶珠還持上佛，願所生處獲報自然。以是因緣生即奇異，價二十億。初生之時自然寶珠著耳而生。父集賈人訪其價直，眾賈銓曰：「直二十億。」尸婆羅手珠無有限量，故曰無價計。其寶所潤乃及七世，七世之中無所渴乏，故稱福德第一也。至年二十出家學道，至世尊所，佛命善來，即成沙門。思惟四諦，便得羅漢。時有五百童子亦出家為道，常侍從尸婆羅。尸婆羅供給此五百人衣食，所在適處供養無乏，所周旋處輒悉供養。至羅悅祇城南有大深山，山中饒諸毒虫虎狼羅剎，即自心念：「欲於山中避隱一時。」時天帝釋以知所念，即於山中作五百房及僧伽藍，種種供養復經一時。夏坐已訖，心念：「違遠以久，當還禮覲。」天時大熱，念欲得涼。天帝知之即降雲雨；少思漿飲，即降甘露。所欲念者應意即至，故曰福德第一也。尸婆羅有叔父，事外道梵志，為人素慳不好布施。時有親友勸令作後世資，即請梵志數千，施百千兩金。尸婆羅念：「叔慳貪生不造福，設復施慧不值良田，我不度者永為棄捐。」便往其家持鉢乞食。叔曰：「卿來何晚？我昨日大施。昨日來者可得僧竭支。」曰：「我自有竭支，亦不須之。」「卿來何為？」曰：「我欲乞食。」時叔不與，便現身於虛空中作十八變，身出水火。長者心念：「此必瞋恚。儻燒我家？」即呼使下來與座。坐曰：「我欲得食。」即與臭穢惡食。即

便受之，呪願而食。食入鉢中，福德所感變成甘露。有天於上歎曰：「善哉長者！乃作是大施也、福德之施也，無能過者。」長者心念：「我先施梵志百千兩金而無歎我者，今施此少惡食乃歎為善。將無妄語耶？」天復告曰：「所施雖少，福田良美，故曰大施也。」長者復念：「天必真實，重來告我。」即以百千兩金與尸婆羅。尸婆羅曰：「我比丘法不應取金。」尋往詣佛問其所以。答曰：「可取，隨意轉施。」即受此金施諸同學，為叔父說法即得道迹。能變臭惡成為甘露，故稱福德第一也。從生至涅槃未曾有乏，般涅槃時身上雨種種甘饍飲食。所以得爾，己身足，復欲潤及眾生故也。以是故復稱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優波先比丘具足眾行第一者，此比丘德行充足於內、形容端嚴於外，表裏相應，所適皆悅。難陀三十相、阿難二十相，表相雖多，於沙門威儀不能悉備。此比丘相雖十一，禮儀備舉，以備造適無往不應，長中幼年覩莫不歡。所謂內充者，謂四諦如有八正真妙，充實靈府未曾虛耗，故稱具足眾行道品之法為最第一也。

所以稱婆陀先比丘所說和悅不傷人意者，此比丘常慎口，不犯四過。夫士處世，斧在口中，所以斬身由其惡言。此比丘於是麁獷之言永已除盡，常擇言徐語思而後露，發言投意必令歡喜。若在長老、中年、幼稚，隨其所好皆能可悅。所以稱此比丘能善言者，有比丘已得羅漢，雖復漏盡，由有口過。因行渡江，水漸欲深，便發惡言曰：「弊婢婬種物。」時江神女聞此惡言，心念曰：「此比丘乃發惡聲如是。」正欲推著水中，「以是比丘故，且當問佛。」即行問佛：「有比丘渡，江水小深，便罵詈言弊婢婬種。比丘法應罵耶？」佛即遣一比丘呼此罵比丘來。比丘即來，佛告比丘：「汝為沙門，何以罵耶？」比丘對曰：「弟子不罵，直言婢婬種耳。」江神女曰：「看此比丘已復罵歟。願世尊說此本末。羅漢故有瞋恚在耶？何以罵耶？」佛言：「羅漢無復瞋恚，直以口串故耳。此比丘曾為婆羅門，婆羅門法喜罵詈，曰胎中奴，不必瞋罵，直自口慣習耳。又復前五百世為汝夫時，常罵汝為婢。是以宿識不除，故復罵耳。」江女曰：「雖復羅漢故有口過。我不用羅漢，願我後求無上正真道，度脫一切如佛無異。」佛語比丘：「汝向此女人懺悔。」比丘即悔，女亦向比丘懺悔，作禮已各別去。雖復漏盡猶有麁言，況於凡夫而不慎言也。以是因緣，知是比丘護口第一也。

所以稱摩訶迦延那比丘安般第一者，千二百弟子中唯有此比丘及羅云能行安般第一。何以知之？昔羅云從佛行，佛以善權故現腳[跳-兆+專]使羅云見。羅云見已，心念曰：「此老公持如此形貌，捨轉輪王位，著道行乞耶，何以不羞？我不能復行乞，且歸去。我祖父真淨王故在，何能作是勤苦為？」佛即知羅云心中所念，告羅云

曰：「汝知不？天地尚無常，況汝轉輪聖王豈可得久？當解非常，有形皆苦、身非我有，皆當磨滅不得久停。」羅云思四非常，意猶未寤，佛教行安般守意。安般者，入出息也。息長亦知、息短亦知。短息者從心還，長息者謂從足跟中來。復知冷暖，入息為冷、出息為暖。所以知長短冷暖者，欲分別五陰所趣深淺，所從出入尋息本末知病源由。若息入時不知所從來，若息出時不知去至何所，解無來往，病亦復然。如是思惟遂得羅漢。摩訶迦延那行安般者不同羅云也，於息自在。若欲從眼從耳，隨意出入。復閉眼耳鼻口，便從九十萬毛孔出。何以知其從毛孔出？此比丘本是王種，弟兄二人，其弟端政姝妙。時王崩亡，兄應紹繼，弟自以為勝，密望人舉。然國俗法不得越次，即舉兄為王。弟心不伏，不肯稱臣，自求出國，王即聽之。求索兵眾，王恣與之，即選八萬牙象被鉀鼻劍。嚴辦已訖，念曰：「何國最善？吾欲攻取。毘舍離國諸國最勝，當往攻取，以為己用。」即引兵而趣。正至半道，時有五百賈客採寶而還，欲詣摩竭中路相逢。問賈人曰：「天下人中形容姿貌頗有勝我者不？」賈人便笑。王問：「何以笑耶？」答曰：「我為自笑耳。」復重問曰：「笑要當有意。何以不說？」答曰：「王若不瞋者，便當說之。」王曰：「但說，終不瞋汝。」賈人曰：「我聞有白淨王子名曰悉達，巨身丈六紫磨金色，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」時迦延那聞賈人語，心懷恐懼：「悉達若知我來者，必當興軍逆來見伐。」頓止中路不敢復前。時毘舍離人聞其興軍欲來攻伐，不能自寧，即往問佛：「如何禳之？」佛言：「無苦。吾自化之。」其夜世尊即往現變，於虛空中結加趺坐，晃若金山曜於大眾。舉頭視曰：「是何等人？」答曰：「我是賈客所道者。」即曰：「賈客誑我也。向者不道能飛，而今現飛。」心中惶怖懼其為害，叉手問曰：「不審至此何所約勅？」世尊答曰：「勿懷恐懼，吾不害汝。我名為佛，濟渡一切。甘露妙法，汝欲聞不？」答曰：「願欲聞。」佛觀其根應從安般而得度，即為說守出入息，知息長短及知冷暖。聞佛所說，心即開解，得須陀洹道，便捨軍眾求為道人。佛即受之：「善來比丘。」便成沙門。重思安般，分別四大三十六物惡露不淨，尋達至妙逮無漏果，故稱諸比丘中安般第一也。

所以稱優頭槃比丘計我無常為第一者，此比丘宿行恭恪，若見長老師父事之，若見中年敬之如兄，於己小者愛之如弟。謙恪之至，故受姝大之報。得為比丘侍佛左右，雖有高大之形常不自恃，恒計非我身無常主，解達明慧、心亡是非，故能遺形喪憍謙遜為首。何以知形體姝大也？佛始成道，度迦葉兄弟三人，有千比丘。遊摩竭國，度洴沙王將還本國，先遣優陀夷告真淨王：「却後七日當來入化。」時王聞之喜踊無量，即勅嚴駕，平治道路、掃灑燒香以待如

來。如來將千二百五十比丘來過釋翅，如來心念：「今父王必當來迎。不可使尊重屈體，當現神足昇虛而行。」與人頭齊，欲使王手接如來足而已。所以爾者，佛雖德尊，不欲使父母屈體故也。時優頭槃比丘在如來右、密迹力士在如來左，如來身正至此比丘肩。王問曰：「佛左右者是何等人，乃爾高大耶？」答曰：「右者是優頭槃比丘，左者是閱叉鬼金剛力士也。」又曰：「是何等國人，乃爾殊異？」答曰：「是摩竭國人。」又問曰：「為是神足身、為是遺體耶？」答曰：「是父母遺體身，非神足也。」諸釋念曰：「如來神德不可思議，乃令羅剎惡鬼高大之人在其左右也。」以是因緣。知是比丘身為延短也。此比丘侍佛左右，恒欲障噎如來，諸天世人以是為患。如來有二種身：一法身、二肉身。此比丘但愛金色肉身，不愛無漏法身。親近弟子法當囑累，懼遺法身闕於將來。以是二事故，如來發之以及阿難耳。

所以稱拘摩羅迦葉能雜種論者，此比丘常為人敷演四諦，時兼有讚頌引譬況喻，一諦一偈讚引一喻，乃至四諦皆亦如是，故稱雜論第一也。拘摩羅者，童也；迦葉者，姓也。拘摩羅迦葉即是童女子。何以知其然？昔有長者名曰善施，居富無量。家有未出門女，在家向火，暖氣入身遂便有軀。父母驚怪，詰其由狀。其女實對：「不知所以爾。」父母重問，加諸杖楚，其辭不改，遂上聞王。王復詰責，辭亦不異，許之以死。女即稱怨曰：「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？我若不良，自可保試。見枉如是！」王即撿程如女所言，無他增減。王即語其父母：「我欲取之。」父母對曰：「隨意取之。用此死女為？」王即內之宮裏，隨時瞻養。日月遂滿產得一男，端正姝妙。年遂長大，出家學道。聰明博達，精進不久，得羅漢道，還度父母。時有國王名曰波紲，信邪倒見，不知今世後世作善得福為惡受殃，謂死神滅不復受生，不信有佛、不識涅槃，以鐵鍱腹畏智溢出，誇王獨步自謂無比。時童迦葉往至其門，王見迦葉被服異常，行步庠序威儀整齊，王即與論議。王問道人：「道人言：『作善有福、為惡受殃。』」王言：「今我宗家有一人，為善至純。臨欲死時，我與諸人共至其邊，語其人言：『如君所行死應生天，若上天者來還語我。』死來于久不來告我，我是以知作善無福耳。」道人答王曰：「夫智者以譬喻自解。譬如有一人，墮百斛圊廁中。有人挽出，洗浴訖著好衣服，以香熏身坐於高床。有人語此人曰：『還入廁中去爾。』此人肯入以不？」王曰：「不肯。」道人曰：「生天者其喻如是，天上快樂五欲自恣，以甘露為食，食自消化無便利患，身體香潔、口氣芯芬。下觀世間猶豬處溷，正使欲來，聞臭即還。以是言之，何由得相告耶？」如是比譬喻數十條

事，王意開解，信向三尊。以是因緣故，童迦葉能雜種論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面王比丘著弊惡衣無所羞恥者，可名作十一頭陀耶？或曰：非也。何以謂為第一也？比丘著一種衣，終身不改。何以知其然？此比丘本是釋種子，初生之時有異神德。母始懷妊時，請梵志占相。梵志策曰：「此兒頭上有天冠相。」其母聞之歡喜，佯不樂，念曰：「夫天冠者王者相，一國之中不可有兩王。」恐王害之，是以不樂。所以內喜者，若實是王者，自然當有護，何憂不濟也。日月遂滿，產一男兒，頭上有天冠影。復請梵志為作字，梵志曰：「頭上有王相，復不可離此相，當名為面王。」即字為面王。真淨王聞之，心懷愁憂：「此兒有王者相，後必奪我位。當如之何？」正欲輒殺，罪不應死；正欲置之，懼必奪己。俯仰憂悒，不能自寧。佛來還國，時王宣令諸釋曰：「若有兄弟二人者，遣一人出家為道侍從世尊。」此兒復一己，不得使出家在五百人例，是以益懷愁悴。時面王年十歲，心自念曰：「正使轉輪聖王亦復無常，又復不及諸釋出家。人身難得、佛世難值，曼值佛世，宜當出家。」即白其母：「我欲出家學道。」母曰：「我正有汝一人，捨我者我便當死。」面王即啟真淨曰：「我欲出家。王當聽不？」真淨歡喜曰：「大可爾。」面王曰：「自惟一己，母無所付囑，以此為恨耳。」王曰：「卿若能出家者，我便當以卿母為姊，分半國相給。」面王歡喜，即還家以狀白母，母即聽之。當出家時，被一張白氈至世尊所欲求為道。世尊曰：「善來比丘。」即成沙門。佛制比丘有三衣，此面王比丘直更染此白氈以為袈裟，都不用餘衣。白佛：「弟子正欲終身被此一衣。願世尊聽之。」佛即默然可之。自是已往常被此一衣。故世尊曰：「我弟子中著弊惡衣者，無過面王比丘也。」此於八大人念中，少欲知足最為第一也。

所以稱羅云持戒不毀者，或曰：羅云憙妄語，云何言持戒也？或曰：羅云不妄語，直自瞋佛耳。何以瞋佛也？以佛不作轉輪聖王故。若作聖王者，當有八萬四千大臣、八萬四千玉女，象馬車乘事事有八萬四千。捨如此之位而作沙門，東西行乞，不可羞耶。計聖王之利，嫌如來故，作妄語耳。人問羅云如來所在，如來實在祇樹精舍，而答云在晝闇園；實在晝闇園，而詐言在祇園。反覆妄語誑於來人。阿難白佛：「羅云妄語。」佛喚羅云來：「卿實妄語耶？」對曰：「實爾。」「羅云！汝何以作妄語耶？我所以捨聖王位者，以聖王位不可恃怙，皆歸無常無長存者。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，況復聖王而可恃賴耶？羅云！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，而汝方恨也。」佛語羅云：「汝取水來。」羅云即盛滿鉢水授如來。如來執鉢水，謂羅云曰：「汝見此水不？」對曰：「已見。」佛言：

「此水滿鉢無所缺減者，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。」復寫半棄，謂羅云曰：「汝見此水不？」對曰：「見之。」佛言：「此水以失半，喻戒不具足。」復寫水使盡，示羅云曰：「見此空鉢不？」答曰：「已見。」佛言：「犯戒都盡，喻如空鉢。」復以鉢覆地，示曰：「汝見不？」答曰：「見。」佛言：「已犯戒盡當墮地獄。喻鉢口向地也。」羅云自被約勅以後，未曾復犯如毫釐，故稱第一持戒也。或曰：復更有事。身子將羅云入舍衛城乞食。時有婆羅門見羅云在後行，即興惡意打羅云頭，血流污面。羅云即生惡念：「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耳。但言婆羅門者，皆當破滅終不置也。」身子已知羅云心中所念，為其拭血，謂羅云曰：「當憶汝父昔為須念王時，人來索眼，即挑眼與，亦不悔恨。在園中坐禪時，王截手足，亦不悔惋。若為象時，以牙與人，亦不厭倦。汝今云何起此惡念？」羅云聞師所說，即自剋責：「我今云何惡心向彼？」即忍如地，不起害心如毛髮許。時打羅云首者，墮無擇地獄中。以是因緣，知羅云持戒第一也。

所以稱般咃比丘能隱形不現者，般咃者，道也。有雙生兒棄之於路，有人收取養長令大。各出家為道，無人與作字，即字為道生，胡言般咃也。時摩竭國數天雷暴雨，五穀不登。王名頻頭[口*荼]羅，是阿闍世王祖，募四遠曰：「有能却暴雨者，大與財寶。」時有婆羅門名曰梵志，善知呪術，來應募曰：「我能却雨。」王即聽，使現術止雨。時陰陽和調五穀大熟，梵志白王索止雨功報。王雖口許，竟不報惠。諸臣人民見王不與，各復許之。梵志家儉，每從索之，其於不與遍索不得。梵志大恚，誓作毒龍，滅人苗稼：「若有種五穀者，苗稼成好，大震雹殺，使根莖不立，何況有葉耶。」誓已命終，即生龍中，號名無葉。時摩竭國人民種作苗稼適生，龍即雹殺。如是經數年，人民飢困死亡者眾。佛愍傷之，欲化此龍，即將密迹、阿難、般咃至俱持國，詣龍所止。時龍見佛來惡心生，曰：「今當放雹殺此沙門。」即雨山石，佛右迴視密迹，密迹知佛意，即以金剛杵擬之墮大石山，塞其龍淵。龍大瞋怒，眼中火出。佛右迴視般咃比丘，般咃比丘即知佛意欲使降龍。般咃即以神足隱形，以水滅龍眼火。龍復於耳鼻口出火，亦以水滅此。比丘復以神力，於龍眼耳鼻口中反覆出入而龍不見，隱形在內現手於外。龍覩此變，即便心伏。佛復與三人等於前往反經行，石上有四人跡，而三人現。龍即問佛：「一人所在？」答曰：「是汝師跡。」又曰：「師名為誰？今何不現？」答曰：「名曰般咃。」佛欲使遠現，即知佛意，百步現形。龍遙見之，歡喜為禮，佛即授之八關齋法。自是以往風雨和調，五穀豐熟人民安寧。以是因緣，知般咃隱形第一也。

所以稱祝利般咃能化形體作若干變者，祝利者，極闇也。此比丘精神踈鈍，佛教使誦掃箒，得箒忘掃、得掃忘箒。六年之中專心誦此，意遂解悟，而自惟曰：「箒者箄、掃者除。箄者即喻八正道，糞者三毒垢也。以八正箄掃三毒垢，所謂掃箒義者正謂此耶。」深思此理，心即開解，得阿羅漢道。所謂化形體者，以四諦妙慧化五陰形也。正有此化，更復有餘。曰有婆羅門名曰梵天，亦名世典。所以名世典者，博覽群籍，圖書祕讖天文地理無不關練，故名世典也。自以德高，命敵而行：「誰能與我論者？」聞釋種比丘中最下者有祝利般咃，憂婆塞中最下者有瞿蜜多羅。「吾當與此二人共論。」即來與般咃共論。謂般咃曰：「能與我共論耶？」般咃曰：「我尚能與汝祖父梵天共論，何況汝盲無目人乎？」梵志尋言即詰曰：「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耶？」般咃默然不對，心念曰：「無以相詶，當以神足相答耳。」即以神足飛騰虛空去地四丈九尺，結跏趺坐。梵志仰瞻見其神變，敬情內發冀其清詶。時舍利弗在祇桓經行，以天耳聞梵志與般咃論，知其辭匱現變相答。「我若不往，比丘受屈、梵志不度。」即以神足作般咃形，使般咃本形不現。化形問梵志曰：「汝為是天、是人乎？」答曰：「是人。」又問：「人為是男子不？」曰：「是男子。」又問：「男子與人有何等異？」答曰：「不異。」又問：「人者統名；男子者據形言之。何得不異耶？向言盲者，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；無目者，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。」梵志心解，即得法眼淨。以是因緣知祝利般咃變形第一也。

所以稱釋王比丘豪族富貴天姓柔和者，凡姓有四：剎帝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也。所以言貴者，以作沙門同一釋姓，是以稱貴耳。喻如四恒水，牛口、師子口、馬口、象口，各有五百支，合入大海共為一水，無若干味。故海得稱大，致貴於百川也。釋姓亦如是，故稱為豪貴第一也。

真淨王有三弟，最小弟名誤淨，有小兒年四歲。時真淨王在正殿上坐，會諸群臣。王自惟曰：「我兒不出家者，我應當作聖王。我兒。既生，應當為聖王，然復出家去，我何用是天冠為？」即脫天冠著地，有應作者便作。諸臣愁悒各無歡心。時釋王小兒在前遊行，見地天冠，即舉著頭上坐地，以左手拄肩，右手摩捋髭鬚。王與諸臣驚怪所以。王曰：「此小兒天使其然，或能作聖王。我兒聖王相盡在此兒許，故使其然耳。」眾臣僉然曰：「或能如王所言。」王念曰：「悉達既出家。」又見小兒之相，即自廢王位。乃經八年，聞悉達以成佛，度三迦葉師徒得千比丘，并優波提舍、拘律陀師徒二百五十人，合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從摩竭國欲還至釋翅舍，先遣優陀夷白還消息。真淨聞之歡喜踊躍，即還著天冠，平治

道路、掃灑燒香以待如來。如來既至，王見諸比丘，雖復心精無表容貌。「當選諸釋五百人姿容可者出為沙門侍從世尊。」釋王比丘最在其先。時佛在精舍大眾之中，告諸比丘，普論種姓所以豪貴意。時真淨王來至眾中，向釋王比丘禮。諸眾皆怪所以。佛知此意，欲解眾疑，故問王曰：「何以禮此比丘？」答曰：「所以禮者，以此比丘有二事勝我。夫天有三：一日舉天、二日生天、三日清淨天。我正有舉天，此比丘有生天、有清淨天。所以言生天，以年四歲時，舉吾天冠著己頭上。自然生意，無有與者，故曰生天。清淨天者，今已漏盡結解，無復塵垢，故曰清淨天也。以是二事勝我，故為作禮耳。」以是因緣，知釋王比丘豪族第一也。

分別功德論卷第五

按此論，丹藏為三卷，《開元錄》云四卷，而注云或三卷或五卷者，但分卷有異耳，文無增減焉。錄有注敘云：「右此一論，釋《增一阿含經》義。從初〈序品〉至〈弟子品〉過半，釋王比丘即止。」《法上錄》云：「竺法護譯者，不然。此中牒經、解釋文句，並同本經。似與《增一阿含》同一人譯。」而餘錄並云失譯，且依此定。《僧祐錄》云：「迦葉、阿難撰者，此亦不然。如論第一卷中引外國師及薩婆多說，故知非是二尊所撰。」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